

子史精華

加 <sup>3</sup>
426
23



四 1 3



子史精華卷百一

人事部五

眉壽

無方而富管子者生也注生全則萬方輻湊生盡則  
鴻毛不振故曰無方而富也莫知生所在故曰無方  
 也寡疾難老管子士女皆好麥邱封人晏子景公遊於問其  
 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  
 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  
 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永年子華子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  
 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永年瞋瞋躑躑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  
 職植植而弗鄙弗天是以難老華髮鰥顛墨子暢之四支接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 人事部 眉壽

而猶弗舍者  
其唯聖人乎  
林類百歲  
顧謂弟子曰  
彼叟可與言者  
試往訊之  
子貢請行  
逆之壠  
端而嘆曰  
先生曾不悔乎  
而行歌拾穗  
林類行不畱  
歌不輟  
子貢叩之  
不已  
乃仰而應曰  
吾何悔邪  
子貢曰  
先生少不勤行  
長不競時  
老無妻子  
死期將至  
亦有何樂  
而拾穗行歌乎  
林類笑曰  
吾之所以為樂  
人皆有之  
而反以為憂  
少不勤行  
長不競時  
故能壽若此  
老無妻子  
死期將至  
故樂若此  
榮啟期  
三樂  
琴而歌  
孔子遊於太山  
見一  
行乎  
鄰之野  
鹿裘帶索  
鼓萬物  
唯人為貴  
而吾得為人  
是一樂也  
男女之別  
男尊女卑  
故以男為貴  
吾既得為男矣  
是二樂也  
人生有不見日月  
不免襁褓者  
吾既已行年九十矣  
是  
不待將迎  
列子  
注自壽者  
不由接養  
彭祖八百  
子列子  
之智不出  
堯  
大齊  
列子  
楊朱曰  
百  
彭祖  
以久特聞  
莊子而

今匹之不亦悲乎  
衆人成鳩萬八千歲  
鵬冠子泰上  
之道復彭祖  
荀子扁善之度以治樂易常壽  
荀子  
長  
翩然齒墜  
荀子夫無貴戚也  
非無子弟也  
非無便辟也  
翩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  
豈私之也哉  
以為親邪  
則周姬姓也  
而彼姜姓也  
以為故邪  
則未嘗相識也  
以為好麗邪  
則夫美意延年  
荀子得衆動天人行年七十有二  
而一矣  
美意延年  
荀子誠信如神  
夸數  
呂氏春秋  
聖人察陰陽之宜  
辨萬物之利  
以便生誕遠魂  
畢數  
故精神安乎  
形而年壽得長焉  
長也者  
非短而續之也  
食氣  
淮南子  
食水者善游  
能寒食土者無心而慧  
食水其也  
食肉者勇敢而悍  
食者神明而壽  
人可壽以其仁  
揚子或問食穀者知慧  
而天不食者不死而神  
眉黎耄鮐  
揚子  
眉燕代之北鄙  
曰黎宋不亦壽乎  
曰壽曰  
眉黎耄鮐  
揚子  
眉燕代之北鄙  
曰黎宋乎  
曰物以其性人  
人事部  
眉壽

人事部  
眉壽

衛克豫之內曰堯秦晉喬松戰國策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

之郊陳竟之會曰耆鮐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

侯世世稱孤而春秋高史記漢文帝紀上曰楚王季父也

有一之壽一春秋高一史記漢文帝紀上曰楚王季父也一

體一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一史記留侯世家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

日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一修道而養壽

史記老子傳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一口中無齒食乳一史記張蒼

言二百餘歲以其一也一罷歸已九十餘一史記

相後老一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一罷歸已九十餘一史記

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一罷歸已九十餘一史記

儒林傳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一魏文侯樂

固曰固老一之時固一矣一按固轅固生一魏文侯樂

人實公一漢書藝文志六國之君一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

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一子不事二算不

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呂導引無所服餌一子不事二算不

事一漢書賈山傳禮高年九十者一八十者一八十者一注

師古曰一子不事獨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一

華首一後漢書樊準傳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一百歲猶有壯容一後

書華佗傳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勇遊學徐土兼一菊水

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一而一時人呂為仙一菊水

三十家一後漢書郡國志注荆州記曰縣北八里有一其源旁

上壽百二十中壽百餘七十者猶以為一天漢司空王暢太傅袁

隗為南陽冷縣月送三十餘石飲食澡浴悉用之一太尉胡廣父

語飲食如常人言遺種之叟蜀志許靖傳注魏略曰王朗與文

龍之聖主儕輩略盡幸得休書曰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

老與足下並為元康初為太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晉書石鑿傳

尉年八十餘時人美之李八伯晉書周札傳時有道士李脫者

燈下細書二三千卷齊書沈麟士傳守操終老篤學不倦遭

聰明以火故抄寫復成年過八十耳目猶

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之所致也

明見呼爲四皓齊書徐伯珍傳兄弟四人皆頭有肉角南史梁

傳鍾離人顧思遠挺又行部伍中映見甚老使人問對曰年一

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畧盡今惟小者年已六十

又無生息家缺養乏是以行役映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人

檢其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

多異生兒無影南史梁宗室映傳荆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

所傳方一兒遂一將入人人告別乃至山林一百七歲精爽不

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爲知命

衰魏書羅結傳世祖初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

卧內因除長信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窳東川以爲居

業并爲築城即號曰羅侯城至今猶存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

訪焉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居築城上每自稱六十

九魏書傅永傳遷左將軍南兖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奮稍時

大年踰八十常諱言老還京拜平東將軍光祿

夫記三十五政北齊書宋世良傳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

唯善治清亦徹底今失賢君緋衫牙笏綠衫木笏舊唐書睿宗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 人事部

眉壽

四

九十以上唐書氣海常溫舊唐書柳子華傳子華二子公

八十以上唐書步履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善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

未嘗以元氣佐喜怒唐書善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

舊唐書孟詵傳詵年雖晚暮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莫知甲子

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唐書侍老唐書元宗紀

壽善惡元宗令算果則愕然唐書侍老唐書元宗紀

十以上鳩杖婦人亦如之賜於其家唐書白居易傳

尤盛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叟鄭據劉真盧

真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為

服常春藤唐書姜撫傳召至東都舍集賢院因言宋史太祖紀前

之不及也帝遣使者至太湖多取以乞官便養宋史太祖紀前

賜中朝老臣因詔天下使自求之宋史太祖紀前

永年七十有五自言父瓊年九十九兩兄皆八十

餘一宋史以宋史因召瓊厚賜之授承鄆陵令

宋琪傳至道二年春拜右僕射特令日給實奉一百千又以其

衰老詔許五日一朝是年九月被病令其子貽序秉筆授辭作

所難全而已兼有之實天幸也宋史文彥博傳

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兄弟

序官為堂繪像其中謂之宋史文彥博傳

眉壽宋史朱昂傳咸平二年召翰林為學士踰年拜章乞骸

賜器幣給全奉詔本府歲時存問弟協以純謹著稱仕至主客

郎中雍王府翊善昂以書召之協亦告老歸宋史皆宋史時人

比漢之二疏知府陳堯咨目奕奕有紫光宋史劉庭式傳字得

署其居曰東西致政坊

絕粒不食宋史命以策杖為洗兒禮金史盧璣傳

上下峻坂如飛以高壽終

命以策杖為洗兒禮金史盧璣傳

人事部 眉壽

人事部 眉壽

人事部 眉壽

人事部 眉壽

人事部 眉壽

天壽節預宴二年元妃李氏生皇子滿三月章與日月俱焦氏

壽如松喬金齒鐵牙焦氏易林壽考宜家出入百歲謂武王曰我百

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

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

退老太平之世多長壽王充論衡聖人稟和氣故年命得

蓋人之正數也邵公百八十王充論衡傳稱老子二百餘歲

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壽必用道所以盡命荀悅申鑒或問

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非習之功曰夫惟壽則惟能用道惟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

性也修之不至也學必至聖可以盡性徐幹中論夫壽有三有

王澤之壽聲聞之壽行仁之壽有

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壽木林嘉

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拾遺記渠搜國之西有所淪國其俗淳和人壽三百歲有

之一樹千尋若經憩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越山來

會其國歸懷其葉懷葉不老見聲容朗緩舉朝服之裴庭裕東

者則終身不老中十一年正月一日上御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盧鈞年八十

矣自樂懸之南步而及殿堦稱賀上前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竊

霜毫生頷雪刺滿頭王仁裕開天遺事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竊

退歸耕養登壽車陶穀清異錄太清草木方乞年壽黃休復茅

蜀王氏時有郎官陳損之至孟氏朝年已百歲妻亦九十為名鷄窠

餘當時朝士家有婚聘筵會必請老夫婦以為名鷄窠

小兒錢希白洞微志太平興國李守忠為承旨奉使南方至瓊

道逢一翁自稱楊霞舉年八十一邀守忠詣所居見其父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 人事部 眉壽

曰叔連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見梁上一一十中有一一宋卿曰此吾前代祖也不知其年朔望取下子同甲會彭乘墨客揮犀文潞公住洛日年七十八孫列拜而已同時有太中大夫程响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七十八嘗為一一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二十歲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為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疊疊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紀聞東坡先生惠州白鶴峯上梁文云自笑先生今白髮道傍親種兩株柑時先生六十二歲也意謂不十年不著子恐不待也章申公父銀青光祿年七十集賓親為慶會有餉柑者味其而實極塊大既食之即令收核種之後圃坐人竊笑蓋七八也後公一一五老會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慶曆末杜祁公告老退居南京與太子賓客致仕王渙光祿卿致仕畢世長兵部郎中分司朱實尚書郎致仕馮平為一一吟醉相勸士大夫高之祁公以故相耆德尤為天下傾慕兵部詩云

九老且無元老貴莫將西洛一般看五人年皆八十餘康寧爽健相得甚歡故祁公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深稱分曹與挂冠而畢年最高時九十餘故其詩云非才忝預最高年是時歐文忠畱守睢陽而嘆慕借其詩觀之用次韻卒章云間說優游多倡和新詩何玉精神陳善捫蝨新話畢狀元漸使福建日嘗按部過羅原時南華翁林子山致仕居南華惜借傳看洞已八十餘以詩逐之有當年春榜首傳名對御如君有幾人之句畢公和贈之多所獎借其詩曰兒童聞說子山名將謂先生是故人海上偶經仙讀千字文有悟陸游老學庵筆記唐仲洞府岩前猶見一一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一一所一謂心動神疲開第八秩龔芥隱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年八十曰有秩故以八十為八秩又道家流用此語白樂天屢用之自注行一一可謂盡天年又云已開第七秩屈指幾人多



早慧

孔子不能決

列子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辨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

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孟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

一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使嬰兒矜淮南子

老者奮項託一以類相慕注項託年七九齡與元揚子

歲窮難孔子而為之作師小兒聞之咸自矜大

不苗者吾家之童烏茂良不必父祖揚子或問甘羅之悟呂不

乎一而我一文幼達文中子繁師元聞董常賢問賈瓊以

十二齡茂良乎曰才也

度辭知三國語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

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二掩人於朝見

臣生十二歲於茲君其試臣戰國策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

七歲而為孔子師見外黃合舍人兒史記項羽紀乃東行

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坑之

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

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坑者是兒

多知可令學經漢書張禹傳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

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辭言嫺雅後漢書馬援傳勃字叔陽年

勃衣方領能矩步

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

子史精華

也 七歲通論 後漢書馬嚴傳續字季則十能十一十三

嚴子 爾栗犢能負重致遠 後漢書趙憲傳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

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憲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

徵憲憲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 聖童 後漢書張堪傳堪早孤讓先父

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 業長安志美行厲 諸儒號曰 張曾子 後漢書張霸傳年數歲而知孝讓雖

我饒為之 後漢書張霸傳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 此

所經履莫不暗記 後漢書應奉傳奉少聰明自為童兒及 奇童

後漢書杜根傳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 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

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 開壁出書印封如故 見 奏拜童子郎

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 後漢書左雄傳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 何不言日

通經雄並 食之餘如月之初 後漢書黃琬傳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

對而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傍曰 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

書荀爽傳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 吳氏不乏季子 後漢書

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 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

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

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

意故與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

撫其首曰 累世通家 後漢書孔融傳融幼有異才年十歲

世 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

子史書 卷一百一 人事部 早慧



發天然上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子游獵之賦見神童上隨目

所見賦成後坐吳志朱桓傳注文士傳曰張惇子純與張儼及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駉曩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名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鵠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簞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

中獲隼高塘三人各一其一一一舉目見日不見長安晉書明而一之皆一而一一據大權悅

皇帝諱紹字道畿元皇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為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聞者之言乎對曰一一則一一一常日白頭公何在晉書成帝紀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南頓王宗之

誅也帝不之知及藉峻平問庾亮曰一一一一亮對以

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

何亮懼變色猛獸虓吼獨立不動晉書王戎傳年六七歲於宣武塲觀戲一一在檻中一一震地眾皆

奔走戎一一一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

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

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道邊多子必苦李見人舉動便識其

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意晉書王澄傳生而警悟雖未能言一一一不惜金環晉書陸雲傳雲字父友見而戲之解暢

衣取其金環與侍者六歲能屬文晉書陸雲傳雲字士龍一一一終賈之儔

暢不之惜以此賞之

晉書潘岳傳岳少以才穎見稱羣兒率一一聚戲便為其一計

鄉邑號為奇童謂一一也

畫指授有講未半便已解晉書王珉傳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

成人之量妙解法理為珉兄弟講毗曇經珉時

一一一人事部 早慧

尚幼一一一一一云一一一即於別室與沙門法綱  
等數人自講法綱嘆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  
火在斗而柄熱

著襦下亦當煖晉書韓伯傳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窶伯年數  
歲至大寒母方為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

且著襦尋當作複襦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一  
一一中一一一尚一今既一一一母甚異之  
坐無尼父

焉別顏回晉書謝尚傳八歲神悟夙成鯁嘗攜之送客或曰此  
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

席賓莫不歎異風神秀徹不減王東海晉書謝安傳安年四歲時譙郡  
桓彝見而歎曰此兒

後當一一一及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  
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疊疊

為來逼人王導亦深一一一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晉書  
器之由是少有重名

王獻之傳年數歲嘗觀門生榜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  
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一一一遂拂

衣而無小無大從公子晉書孫放傳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  
七八歲在荆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

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一一一亮又問欲齊何  
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即之非

希企所及亮大奇之一一一欲齊莊周晉書孫  
曰王輔嗣弗過也上一一一神明清審志氣貞立晉書孫

為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稱之謂其外祖一一一非常童見  
薛兼曰此兒一一非常童也一一一非常童見

牛聲投書而泣晉書趙至傳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  
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

遂為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論師受業一一一父耕一  
一一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

異之作鄭元碑晉書戴逵傳總角時以鷄卵汁澆白瓦屑  
一一一又為文而自鑄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

歎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晉書苻堅載記高平徐統有知人  
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

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隸  
縛邪堅曰

佛宋書劉敬宣傳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  
軍桓序鎮蕪湖年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眾人灌佛

乃下頭上金鏡以為母灌因悲泣不自勝序歎息  
謂牢之曰卿此兒既為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先令取弟

徐湛之傳年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  
右馳來赴之湛之

萬里浪宋書宗慤傳叔父炳高尚不仕慤年少時炳問其志慤  
曰

藍田出玉宋書謝莊傳年七歲能屬文通論語及長韶令美容  
儀太祖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

湛曰草翁風必舅宋書王景文傳長子絢字長素年七  
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

之戲之曰耶耶乎文哉絢即答曰  
及長篤志好學官至秘書丞按偃尚之子絢舅也應曰草翁風

必舅今作偃  
刻本之誤  
名冠同門號曰顏子宋書周續之傳豫章太守范  
至者甚眾續之年十二詣寧受業居學數  
年通五經并緯候  
字敬士田子弟也少有大度年數歲隨王父在京口王恭見而  
奇之曰此兒也與眾人共見遺寶咸爭趨之林子  
直去  
不顧刺史出獵獨避不視齊書劉懷珍傳常侍伯父奉伯宋世  
至壽陽豫州趙伯符  
珍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宗  
母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召見舉動閑詳應對合旨齊書  
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  
傳淪年七歲王彧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孝武召見取素琴石  
於稠人廣眾之中淪  
研齊書王慈傳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至  
內齋施寶物恣聽所取慈

齊書周續之傳豫章太守范  
竊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  
王子師之流宋書自  
序林子

齊書劉懷珍傳常侍伯父奉伯宋世  
為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

齊書周續之傳豫章太守范  
竊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  
王子師之流宋書自  
序林子

齊書劉懷珍傳常侍伯父奉伯宋世  
為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

齊書劉懷珍傳常侍伯父奉伯宋世  
為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

齊書劉懷珍傳常侍伯父奉伯宋世  
為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

齊書劉懷珍傳常侍伯父奉伯宋世  
為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

齊書劉懷珍傳常侍伯父奉伯宋世  
為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

齊書劉懷珍傳常侍伯父奉伯宋世  
為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

齊書劉懷珍傳常侍伯父奉伯宋世  
為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

齊書劉懷珍傳常侍伯父奉伯宋世  
為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

齊書劉懷珍傳常侍伯父奉伯宋世  
為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

齊書劉懷珍傳常侍伯父奉伯宋世  
為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

齊書劉懷珍傳常侍伯父奉伯宋世  
為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

齊書劉懷珍傳常侍伯父奉伯宋世  
為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

齊書劉懷珍傳常侍伯父奉伯宋世  
為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

齊書劉懷珍傳常侍伯父奉伯宋世  
為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

知六甲 齊書顧歡傳歡年六七歲畫甲子有簡三篇歡

半父怒欲撻 作黃雀賦而歸 見吾宗不衰寄之此子 梁書王瞻

初從父尚書僕射僧達聞而異之謂瞻父曰 瞻年數

應對爽徹 梁書王訓傳十六召見文德殿 不取

自當得賜 梁書王泰傳泰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

是中表異之 由 洗改解書見而輒詰 梁書南康王績傳績時年

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 正欲枕石漱流 梁書顧協傳

之便即時首服眾咸嘆其聰警 協幼孤隨母

養於外氏外從祖宋右光祿張永嘗攜內外孫姪遊武邱山協

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對曰兒 承嘆息

曰顧氏興 聚土畫城指麾分別 梁書陳慶之傳第五子昕字君

於此子 於路遇疾還京師詣鴻臚卿朱异訪北 天下文章若無我當

間形勢 歸阿士 梁書劉孝綽傳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

歸阿士 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

必為之流涕 童子學士 梁書宗懷傳懷少聰敏好學晝

稱曰 佛 梁書建平王大球傳初侯景圍京城高祖素歸心釋教每發

佛 誓願恒云若有眾生應受諸苦悉行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

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 不應度及

亦云凡有眾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 諸孫

諸孫 梁書陶季直傳祖愨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

直早慧愨祖甚愛異之愨祖嘗以四面銀列置於前令諸

孫各取季直時甫四歲獨不取人問其故季直曰若  
 有賜當先父伯陳書虞寄傳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于門因嘲之  
 曰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答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  
 慙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陳書周弘正傳以季春入  
 人陳書周弘正傳以季春入  
 淺弗之許焉博士到洽議曰周郎年未弱冠  
 便陳書袁憲傳在學一歲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  
 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經義猶淺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  
 下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登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  
 入室授以麈尾令憲樹義時謝岐何安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  
 窮奧曠得無憚此後生耶何謝於是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  
 往復數番酬對閑敏弘正謂安曰恣卿所問勿以童稚相期時  
 學眾滿堂觀者重沓而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請起數難  
 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咨袁吳郡此郎陳書

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修君正曰我豈能用錢  
 為兒買第耶學司銜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抗荅剖析如  
 流到溉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溉祖道於  
 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  
 器局去賢陳書始興王伯茂傳陳書清暉美譽日茂月升  
 子遠矣陳書鄱陽王伯山傳陳書於  
**發德韶年表姿** 陳書鄱陽王伯山傳陳書於  
**客前覆局** 陳書陸瓊  
 傳大同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棋品到溉朱异以下並集  
 瓊時年八歲於陳書陸瓊傳第三子從典字由儀  
**歲擬回文研銘十三作柳賦** 陳書陸瓊傳第三子從典字由儀  
 研銘從典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三作柳賦其詞甚美瓊時  
 為東宮管記宮僚竝一時俊偉瓊示以此賦咸竒其異才  
**妨復有顏閔** 陳書岑之敬傳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  
 擢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



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我邪因召入

面試命之敬升講座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武帝

親自論難之敬剖釋縱橫應對如響左右雖小重也南史謝朓

莫不嗟服乃除童子奉車郎賞賜優厚

帝游姑熟敕莊攜朓從駕詔為洞井讚於坐奏之帝曰帝

按雖小重也用左氏語南齊書作雖小奇童也則雖小二字

無著蓋刻誤

也今錄南史殊有局幹南史齊宗室曲江公遙欣傳遙欣髫鬣

其神彩日誦九紙南史范雲傳雲六歲就其姑

必成令器

讀十萬言南史王僧孺傳及長篤愛

連南史謝貞傳八歲嘗為春日閒居詩從舅王筠奇江夏黃童

不得無雙魏書宗室順傳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

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曰一皆逆

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於白首耳目所經未見

此比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速定

大計魏書李承傳承字伯業少有策畧初寶欲謀歸欵民僚多

表入質世祖深相器異苟非鬪力何患童稚魏書陸琇傳琇有

禮遇甚優賜爵姑臧侯

年九歲馥謂之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為嫡長承襲家業

今已年老屬汝幼冲詎堪為陸氏宗首乎琇對曰

琇為世子馥薨襲爵求衣就學魏書房景先傳景先字光肖幼

曲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兒備質以供景先也請自

然後母哀其小不許苦請從之遂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晝

則樵蘇夜則誦經史神駒魏書裴駿傳駿幼而聰慧親

自是精勤遂大通瞻表異之稱為因以為字鹿雖禽

獸得食相呼魏書裴安祖傳少而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

鹿鳴篇語諸兄云而况人也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 人事部 早慧

自此之後魏書胡叟傳叟少聰敏年十三未曾獨食辨疑釋理知名鄉國其意之所悟成人其黽屈魏書程駿傳駿少孤貧居喪

論與有交焉卿年尚稚言若老成魏書程駿傳駿少孤貧居喪

學晝夜無倦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之也

駮謂駟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弗可

以經世駮意以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

若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偽生爽性則冲真喪駟曰

美哉由是聲譽益播聖小兒魏書祖瑩傳瑩年八歲能誦詩書

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

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光明為家人

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後外親屬呼為尤好屬文中書監

高允每嘆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

天龍講尚書選為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催

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

敢還取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講罷孝怡異之向

博士說舉學盡驚後高祖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

帝嗟賞之瑩出後高祖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置禮於前

北喬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為世生

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見掩衣左右何足是非北齊書王紘傳

衣法為當左為當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為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

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

北齊書徐之才傳之才幼而儁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畧通義旨

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為設食乃

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捨嗟賞之駒齒未落已是我

答曰北齊書楊愔傳愔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

家龍文人曰此兒

千里一覽便誦北齊書元文遙傳暉業嘗大會賓客有人將何

遙誦之幾遍可得文遙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贊賞之河間邢邵試命文

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始古來未有忠孝之道

實銘於心周書李賢傳九歲從師受業畧觀大旨而已不尋章

賢豈能強學待問領徒授業即唯當麤聞教義補為戰鬪之戲

已不足至如周書李遠傳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嘗與

有軍陣之法羣兒指麾部分便郡守

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懼而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為向勢讀

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為將軍非常人也甫十三稚管記王碩聞紹遠疆記心以為不然遂白稚曰伏承

數紙纔一徧誦之若流周書長孫紹遠傳父稚魏太師錄尚書

朋儕莫敢褻狎雅好墳籍聰慧過人時稚作牧壽春紹遠幼年

世子聰慧之姿發於天性目所一見誦之於口此既歷世罕有

竊願驗之於是命紹遠試焉月令一見誦之於口此既歷世罕有

是碩乃累石為營伍折草作旌旗周書宇文深傳年數歲便

欸服周書蕭置行列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乃四歲誦三都賦

大喜曰汝自然知此於後必為名將大園傳

大園字仁顯幼而聰敏神情俊悟封侯泣下

年一能一及孝經論語隋書李崇傳崇字

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勲一勉樂縣一時年尚小拜爵之日

親族相賀崇獨一賢怪而問之對曰無勲於國而幼少封侯

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自杖三十孤為外祖韋孝寬所鞠養

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

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勵已何以成立深自感

宇文忻傳忻幼而敏慧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輒為部伍進止  
行列無不用命有識者見而異之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  
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為美談吾察其行事  
未足多尚若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也其少小慷慨  
如**此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幼聰敏年數  
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

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隋書薛道衡傳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  
**年十三作國**

**僑贊**隋書薛道衡傳頗有詞致見者奇之輒畫地為城郭

隋書薛世雄傳雄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隋書袁充傳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

見為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世雄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  
**唯締與綵服之無斃**至門時冬初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

締兮綵兮凄其以風充應聲答曰**未踰晦朔遂通急就章**北史

李渾傳渾與弟繪緯俱為聘使主湛又為使副是以趙郡人士

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

竊其姊筆牘用之長儀貌端偉神情朗儁第五舅河間邢晏每與言嘆其高遠日

若披烟霧如對珠玉**知刈瑯琊稻事**舊唐書李百藥傳七歲解

宅相之寄良在此甥父馬元熙嘗造德林讌集有讀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將

刈瑯琊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邠人籍稻杜

預注云邠國在瑯琊**燈盞柄曲**舊唐書楊綰傳綰生聰慧年四

開陽父等大驚異之歲處羣從之中敏識過人嘗夜

宴親賓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請賓未言**童蒙集**舊唐書權

縮應聲指鐵燈樹曰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十**觀者壓藩**舊唐書楊收傳

五為文數百篇編為義善於文詠吳人呼為神童每良辰美景吳人造門觀神童請

為詩什一收其收嘲曰爾幸無羸角何用觸吾藩若是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 人事部 早慧

升堂者還 **甘露頂** 舊唐書裴敬彥傳少聰敏七歲解屬文 應自得門 性又端謹宗族咸重之號為 此生

**岐嶷出自天然** 舊唐書蓋文達傳刺史實抗嘗廣集儒生合相 問難其大儒劉焯劉軌思孔穎達咸在坐文達

亦參焉既論難皆出諸儒意表抗大奇之問曰蓋生就誰受學 劉焯對曰

冰生於水而 **指之無** 舊唐書白居易傳嘗與元稹書曰僕始生 六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 字

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知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 **器大**

**適小** 舊唐書孫思邈傳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 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嘆曰此聖

童也但恨其 **年十四作蓮華賦** 唐書岑文本傳父之象仕 隋為郟鄏令坐為人訟不

得申文本 詰司隸理冤辨對哀暢無所 **風格方整** 唐書 詘眾屬目命

傳神龍二年安石為中書令陟甫十歲授溫王府東閣祭酒一

朝散大夫 善文辭書有楷法一時知名士皆與游

**覽千言** 唐書蘇頌傳頌字廷碩弱 敏悟 **童卯不凡器不可量** 唐書盧 懷慎傳

懷慎在 已 **後來王粲** 唐書蘇頌傳子晉 數歲知為文作八

史韓思彥嘆曰此兒 父友監察御 **哀江南賦再讀輒誦** 唐書蔣父 封論吏部侍郎房穎叔秘書少

監王紹宗歎曰 之 **黃初元年無二月** 五代史唐臣傳張策父 同為唐容管經畧使策

敏七歲時見庾信 **黃初元年無二月** 同為唐容管經畧使策

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

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為奇策時年十三居同側啟曰

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 **指顧**

又改黃初是 也 **如將帥** 五代史雜傳趙犍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

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見之驚曰大吾

子史書

卷一百一 人事部 早慧

門者此見也 **大吾門者此兒** 見童子及第 宋史趙贊傳七歲誦書二

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幼能誦書弱不好 **手不執錢** 宋史宋綬

弄克彰庭訓宜錫科名可特賜 **畫地為大第** 宋史查道傳兒時嘗戲 **進揖應對如**

成人 宋史司馬池傳朴字文季少育於外祖范純仁純仁責承

州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方七歲 客皆驚嘆 **蘭筋未就** 宋史王珪傳珪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從

按朴池曾孫 里之志但 **持石擊甕** 宋史司馬光傳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

之水迸兒得活其後 **銀杏對金桃** 宋書陳瑱傳大父叔平與同

京洛間畫以為圖 四歲出掛如成人鑰指槃中 使屬 墳應聲曰 以指

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金桃鑰悚然曰 友不死矣

**畫八卦** 宋史道學傳朱熹嘗從羣兒戲沙 **得汗青一幅紙不負**

此生 宋史趙汝愚傳汝愚早有大志每日 **讀書自能成句** 遼史

傳幼穎悟異常 **臥看青天行白雲** 金史移刺履傳父聿魯

識者奇之 軍節度使德元無子以履為後方五歲晚臥廡下見微雲往來

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 日 者耶德元聞之驚

文學名世 **塗細字改書作相** 金史程輝傳輝性倜儻敢言喜

說率用涼藥神童常添壽者方數歲輝召之因書醫非細事 **學語輒畫地作字** 金史楊雲翼傳雲翼天資穎悟 **生未期識**

**十七字** 金史王庭筠傳字子端河東 **七歲能作大字及數尺者**

人 視書 人事部 早慧

金史麻九疇傳字知幾易州人三歲識字一草書一有一穎悟一出一或能默誦經文書寫大字

志童子舉皆以天一穎悟一出一或能默誦經文書寫大字

或能綴緝辭章講說經史並令入國子學教育之惟張秦山尤

精篆籀陳元張精篆籀陳通性理見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為

麟能通性理張精篆籀陳通性理見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為

元史岳柱傳方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岳柱指陶母

手中金釧詰之曰一也何大驚即易之

解衣沃水滅火元史馬祖常傳祖常七歲知學得錢即以市書

之畫地為戰陳元史齊榮顯傳榮顯幼聰悟總角與羣兒戲

千戶佩更三師元史許衡傳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

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

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強之不能

止如是者識風丁元史王恂傳恂性穎悟生三歲童子著聲元

凡一識風丁元史王恂傳恂性穎悟生三歲童子著聲元

袁桷傳韶之曾孫賦梅花百首元史歐陽元傳十歲部使者行

為一賦梅花百首元史歐陽元傳十歲部使者行

成十首晚歸增至以指畫地或三或六元史伯顏傳三歲常

卦五稱而五窮逸周書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

者五稱而五窮言一遠巡而退其不遂歸告公曰太

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

就復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為誅惠種生聖越絕書王

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不同一癡種生狂桂實

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

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私賞者有功年十五相荆說苑

介子推行一而一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

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 人事部 早慧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 人事部 早慧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 人事部 早慧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 人事部 早慧

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

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暗誦六經 王嘉拾遺記賈逵年五

歲明惠過人其姊聞隣

中讀書旦夕抱遠隔籬而聽之達至十歲乃

家貧困未嘗有教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

句耶逵曰憶昔姊抱遠於籬間聽隣家讀書今萬不遺一乃剝

庭中桑皮為牒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期年經文通遍於閭里

每有觀者稱云振古無倫門徒來學不遠萬里贈獻者積

粟盈倉或云遠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所謂舌耕也 振古

無倫 見舌耕 上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劉義慶世說梁國楊氏

諸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雀以示 項託揚

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 褚先生復出 劉峻世說

烏之儔 賦詩時人以為 褚先生復出 注褚氏家

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惠絕倫年十三

作鷗鳥水檻二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 矣

小兒當取小者 劉峻世說注孔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食梨 誦

枯樹賦避字易韵 張鷟朝野僉載蘇頌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頌

因一其一日昔年移樹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悽江潯樹 談

猶如此人何以任談駭歎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 六事

齊舉 張鷟朝野僉載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

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一絕

神仙童子 代號 以公配木以鬼配木 劉肅大唐新語賈嘉隱年七

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

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 則為松樹無

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 鄉人

復矯對耶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 耳 號洪兒紙 馬贊雲仙雜記姜澄十歲時父苦無紙澄乃燒糠 團

子史書

卷一百一 人事部

早慧

三





流王明清揮塵後錄李撰字子約毘陵人曾文肅在真定李為教授家素窮約夫人嘗招其母妻燕集時有武官提刑宋者妻亦預席宋妻盛飾而至珠翠耀目李之姑婦所服浣衣不潔清各攜其子俱來宋之子眉目如畫衣裝華煥李之子恚甚然悉皆一避雨屬對陶宗儀輟耕錄湖廣行省平章歸自雨中有童子年七八歲直造傘下平章問曰學生能一否曰能平章曰青衿來避雨即應聲曰紫綬去朝天平章喜引至家遺以果肴明日除書至拜中書平章之命復大喜再以楮幣綵繪贈之

子史精華卷一百一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

人事部六

交與

魚牲麋酒相召

管子以一為一以一為所以屬親戚也

馬往犬報

管子諸侯之禮令齊以豹

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

禮成文於前行成章於後

晏子景公子魯君地山陰

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為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

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 如比目鬼谷子其相知也無町畦莊子彼且為嬰兒亦與之

為嬰兒彼且為一亦與之為無町畦彼無崖見上參之俞磨

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人於無疵荀子貌執荀子之士者百有餘人注執猶槐榆橘

者交也荀子貌執荀子之士者百有餘人注執猶槐榆橘

是故一與一而一附有苗與三危通為一家巷結朱輪堂列赤紱抱朴子聲譽

載奏連車誠為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科也遺食經答酒誥中

子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戰國策魏王令惠

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測交施之楚令犀首之

猶卜也視何國厚吾使因知其厚我為丈人羸糲之費戰國策

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

為役之日淺事今薄矣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

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

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

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

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聞足下義

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賀錢萬史記高祖紀沛

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日進不滿千錢坐

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實不持一

錢約歡史記燕召公世家燕王命相栗五百金為酒見送奉錢

五史記蕭相國世家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

門外多長者車轍史記陳丞相世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市道

史記廉頗傳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

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

以一一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雅游史記張耳陳餘傳張耳

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雅游一一人多為之言項羽

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持羊酒賀兩家史記盧縮傳盧縮者豐

趙立張耳為常山王史記盧縮傳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縮

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縮同日生里中一一

生一及高祖盧縮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

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見賓客隨者千餘乘官舍皆

滿史記陳豨傳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之一一一

跪起如子姪史記武安侯傳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

姓其游如父子然史記灌夫傳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執卿相侍

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

名高兩人相為引重一一一一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

也恨相知晚見因門下獻牛酒史記司馬相如傳蜀太守以下

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史記汲鄭傳太史公曰

皆一一一一以交驩大署其門夫以汲鄭之賢有執則

賓客十倍無執則否况眾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

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

乃一一一一日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門可設雀羅見

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門可設雀羅

相賀召漢書宣帝紀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

以導漢書宣帝紀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

民也漢書宣帝紀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

按增信結以朱顏漢書淮陽憲王傳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

會孫漢書淮陽憲王傳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

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賜咳唾見共壹飯之簞漢書杜鄴

禹所以成大功也按博張博漢書杜鄴

寤犬鴈之獻而父子益親陳

**官屬兩立閭巷**

漢書游俠傳樓護字君卿齊人成都

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

入閭巷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

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彊諫反商投轄漢書游俠傳陳

還或曰主簿語商恨以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漢書王莽傳

遵者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收贍交結漢書王莽傳

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漢書王莽傳相卿大

**解瑑以進**漢書王莽傳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

玉具寶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瘕美玉可

以滅瘕欲獻其瑑耳即其一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耶遂

椎碎之自裏休得意者咸從捧手後漢書鄭康成傳游學

休乃受接休孔休後漢書李膺傳膺獨豫之域獲觀乎在位通人處逸大

**登龍門**後漢書李膺傳膺獨持風裁日聲名自高

儒有所授焉士有被其容接

者名為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後漢書鄭太傳靈帝

結豪桀家富於財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後漢書孔融

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倒屣迎魏志王

常歎曰徒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出同輿坐

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獨拜牀下蜀志

同席蜀志劉先主傳先主從曹公還許表先主不知何者是客蜀志龐統

傳注襄陽記曰龐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德公初不令止記曰德操常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

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

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門無停賓蜀志呂乂傳

身精華

卷一百一十二

人事部

交與

為尚書令眾事 **傾財醫療** 蜀志張嶷傳嶷疾病困篤家素貧置廣漢太守蜀郡何祇名為通厚嶷宿

與疎濶乃自輦詣祇託以治疾祇 **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吳志

周瑜傳初孫堅興義兵計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 **總角**

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 **之好骨肉之分** 吳志周瑜傳注江表傳曰孫策給瑜鼓吹為治

與孤有 **門無雜賓** 晉書王祥

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 **惟公榮可不**

傳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 **與飲** 晉書王戎傳戎嘗與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

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 **卿自君我我自卿卿**

公榮則不敢不共飲 **小雀遇我** 晉書王育傳太守杜

頭皆投之水中日沉者自沉浮 **宣命為主簿俄而宣**

者自浮 **之般洪喬不為致書郵** 晉書殷浩傳父羨字洪喬為豫章太守

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

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 **奉揚仁風** 晉書袁宏傳謝安嘗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為揚州

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

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 **其率而** 晉書陶潛傳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

能要焉 **半道要** 晉書陶潛傳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

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邪夫謬

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

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齋酒先於  
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志進弘乃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  
人之相知豈可以一塗限宋書劉敬宣傳時尚書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相遇便盡

禮著歡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於人而傾蓋拂席改服宋書羊欣傳欣

於萬壽何也混曰嘗詣領軍將軍謝混混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

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久由相敬絕由相狎宋書顏延之傳游道雖廣交義為長得在

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疎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

終歛袂定交款著分好齊書張敬兒傳與足下前良忠貞之節至於契濶杯酒殷勤攜袖薦女成姻志相然諾義信之篤誰與間之按此太祖報沈攸之書危拱傍

遑略不衿裾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

五交三疊梁書任昉傳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釣董石權

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豐其煙灼靡不望影星奔籍響川驚鷄

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墮膽袖

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荆卿湛七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富

埽陶白貲巨程羅山擅劍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閉

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膏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

澤魚貫息踊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梁沾玉笋之餘瀝銜恩遇

進款誠接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日賄交其流二也陸

大夫燕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縉紳羨其登

仙加以顛頤蹙頰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辨敘

溫煥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沉出其顧指榮辱定

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絀於通人聲未道於雲

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駟驥之髦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日談

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  
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悲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  
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  
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  
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績衡所以揣其輕重績所以  
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績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鷄會史蘭薰  
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肯  
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鎗銖績微影撇雖共王之蒐  
隱驩堯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委蛇折枝  
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  
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  
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鬪鬪林回喻  
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瘁或始富而終  
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彼波瀾此則徇  
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  
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

見之晚乎然因此一——是生——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疊也  
難固易攜讐訟所聚二疊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疊也古人  
知三疊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  
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  
門且開流水接軫上見分鴈驚之稻梁沾玉笋之餘瀝上見揣輕重  
屬鼻息見侯者滿水陸梁書張稷傳初去吳興郡以僕射徵道  
由吳鄉稷——稷單裝徑還京  
師人莫脫襦割羶梁書江革傳齊中書郎王融吏部謝朓雅相  
之識欽重朓常宿衛還過候革時大雪見革傲絮  
單席而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所  
著——并手——半——與革充臥具而去以塵尾况重席梁書謝舉  
盧廣有儒術為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  
坐屢折廣辭理通邁廣深嘆服——所執——薦之以——焉  
寄金獨在陳書歐陽頎傳初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  
寄頎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為四百兩付兒智矩

寄金獨在 寄頎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為四百兩付兒智矩



餘人弗之知也顧尋為蕭勃所破貲財並盡唯所

緩亦尋卒至是顧茲依信還之時人莫不嘆服其重然諾如此

儒者稱為口實魏書崔休傳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四方學士咸相慕弟子自遠而至者恒千餘人

生徒既眾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為設俎豆不見西安君煩憂不

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周書寇儁傳少為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友儁

遣每造光常清言移日小宗伯盧辯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

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儁語彌日恒謂人曰謝章周書冀儁

書學者亦行束脩契分愈密唐書裴寂傳大業中為齊州司戶

之禮謂之契分愈密參軍歷侍御史晉陽宮副監唐公

雅與厚及留守太原海物十瓶宋史趙普傳開寶六年帝又

於普及至蒲酒通晝夜置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

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即命啟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

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歎曰受真率會宋史范純仁傳提

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舉西京雷司御史

臺時者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荷插剗雪解

相約為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為勝事

錦裘質錢宋史王陶傳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思

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烟思亟出所衣小

買酒肉薪炭與附火飯食又捐數百千為之娶以此

馬驢行金史移刺子敬傳子敬有良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

京子敬乃一枝遺列國君劉向說苑越使諸發執一枝

顧謂左右曰惡有以華言風語焦氏易林

折柳贈別三輔黃圖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

我成輕薄京尹劉

義

慶世說許元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牽拂相招鄺道元水

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顏氏家訓江南諺

公庶友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為桑落也千里面目云尺牘書疏

也蘇特衣冠盛事賀知章一見李白呼買春錢馮

金龜換酒為謫仙人以贈鳩十二藍馮贊雲仙雜記許康年詣劉遜

雲仙雜記進士不第者親食鳩人與已相得者必

知供酒肉費號贈鳩十二藍馮贊雲仙雜記許康年詣劉遜

以鳩贈之一見李翔贈十二藍贈鳩牙餅干枚馮贊雲仙雜記許康年詣劉遜

助兩日王仁裕開天遺事巨豪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

之費之際令僕夫自本家坊巷口掃雪為徑路躬親

立於坊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書問與詩往來無虛月鄭景望

具酒炙宴樂之為之書問與詩往來無虛月蒙齋筆

談郎簡侍郎錢塘人慶曆間能吏與杜岐公極相厚善簡長岐

公十餘年岐公以兄事之既老謝事居里中築別館徑山下善

服食得養生之術即徑山澗旁種菖蒲數畝歲採以自餌山中

人目之菖蒲田時岐公亦以老就第居宋簡數以書招岐公同

處不果往然簡版簡牌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

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已而恐其露泄遂有作兩版相

合以片紙封其際者人士因有用金漆版代書帖與朋儕往來

者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絨囊盛而封之南人謂品字封陸游

之簡版北人謂之牌子後又通謂之或品字封老學

庵筆記紹興初趙相元鎮貴重時方多故人恐其不暇盡觀雙

書乃以爵里更作一單紙直敘所請而併上之謂之後

施子

簡多其幅至十幅煖屋陶宗儀輟耕錄今之人宅與遷居者隣

日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煖里曠金治具過主人飲謂之日或

房來則煖屋之禮其來尚矣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八 人事部 交與

其身甚靜而使人求

管子守委閒居博分以致眾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濟人以買譽

一者聖王之禁也

壺士

管子以為亡資注每以

沉浮

管子示輕財也注其

散施於人不顧其沉所以示輕財也不得其報日沉得報日浮

分倉粟府金

晏子齊有北鄙騷者結果罔捆蒲葦

織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

壽三族

賴君之賜得以

天布

莊子施於人而不忘非也

張羅於有鳥無鳥

之際

戰國策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

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

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燒券

戰國策驅而之薛使吏召

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福合赴矯

因士大夫以致此可獨享

命以責賜諸民因其一民稱萬歲

後漢書寇恂傳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

乎故及從吏士常曰吾

人歸其長者以

揮金

後漢書荀彧傳贊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逼

九族中外

同其饑寒

蜀志許靖傳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俾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

患急常先人後已與

其純綱何心獨飽

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

駱統傳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為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

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

空船而還

吳志全琮傳琮父柔嘗使琮齋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

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

易琮至皆散用

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

易琮至皆散用

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創懸之患故請一國租錢以散親族晉書裴楷

便賑贍不及啟報柔更以奇之傳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

焚車一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

晉書阮裕傳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

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

焚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調貧乏晉書祖述傳每至田舍

以是積錢數千萬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晉書郗超傳情又好

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平生無長物晉書王恭傳與王忱齊

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來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

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簾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

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與不待積取無謀實宋書顏延之

發自人心乃出天則並散千金誠不可能

贍人之急雖乏必先使施如王丹愛如桂林亦可與言交矣

所得祿秩悉散親故宋書江秉之傳遷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

年轉在臨淄並以簡約見稱一之

妻于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者作襦袴賜凍者

秉之正色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安成

王秀傳每冬月常與鄉家同豐儉陳書吳明徹傳明徹有粟麥

諸兄日當令草竊人不圖久奈何有此而我有車牛衣裳可賣

不共之於是計口平分

餘家有可賣不陳書徐陵傳太建中食建昌邑戶送米至於

家尋致乏絕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脫白綸巾以贈

賀德基傳德基少遊學於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

樊盛冬止衣袂襦袴常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 人事部 施子

基入寺門一一一一一之仍謂德基日君方為重器恒給祭

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姬姓名不答而去

者以其恒於孝思魏書胡叟傳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

將其所知廣寧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攜壺執榼至

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汜潛家善釀酒每

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

再三之惠以為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一一一一

者以潛為君子矣也論債了矣隋書李士謙傳出粟數千石以貸鄉

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贖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為設

酒食對之燔契曰一一一幸勿為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

家爭來償謙拒之一無所受佗年又大饑多有死者士謙罄

竭家資為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

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李參軍遺惠見醫舊業拯

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也

孀幼舊唐書蕭復傳廣德中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家貧將鬻昭

焉日足下之才固宜右職如以別業奉家兄當以要地處矣復

對日復以家貧而一一一將以一一一濟一一一耳倘以易美職於身

令門內凍餒非鄙夫之自視衡量唐書宗室臯傳以物遣人周

心也緝憾之乃罷復官必一一一一庫帛皆印署

給無親疎之間唐書李勣傳家富多僮僕積粟常數千鍾輟馬

傾褚唐書樊澤傳舉賢良方正次潼關雨淖困不能前有熊執

澤上易者同舍逆旅哀之一一所乘一一一以濟自罷所舉是歲

第一一一日千縑宋史王沿傳子鼎奉使契丹義莊宋史范仲淹

僅能自充而好施子置儲橋皮元史張庭瑞傳庭瑞初屯青居

十里中以贍族人其土多橋時中州艱得蜀藥其

價倍常庭瑞課閑卒日入橋皮若干升一之人莫曉也賈人

以鄭莊稱

元史胡長孺傳脫略豪雋輕貨急施

春風風人夏雨雨人

劉向說苑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筦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筦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為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為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為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筦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一必矣吾不能以

葉濃陰

范攄雲溪友議鄭太穆郎中為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司空頓鄭書傲睨自若似無郡吏之禮書曰閣下為

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頽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鑑也太穆幼孤二百餘口饑凍兩京小郡俸薄尚為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唯賢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日分千樹一之影即是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為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需各依來數

一牛以戎旅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

解金帶置庭下

李元綱厚德錄趙閱道少保常知越州值歲大歉公召州

之富民畢集勸誘以賑濟之義即自腰間

以麥舟付之

周輝

清波雜志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知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一所載一單騎兼程取捷徑而歸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費佛子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陶宗儀輟耕錄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費榮敏公察余內子之會大父也吳興人今著籍松江之上海器度弘厚不以富貴驕人輕財好施勇於為義人皆稱曰

閒適

意行似天

管子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

數椽自庇一簞糊

口

子華子夫士之自好者削剗一足以一而一之食足以一其孰肯以不賞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

耕溪飲坐嘯行歌

子華子子留子築居於五源之溪使其徒公使賓胥也敬以有請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聽吟而聽啼且曉昏而日映也蒼蒼踟躕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脈膏以發其植物也兌兌以澤其清流四注無乏於濯漑其蘋草之毛足以供祭也流光馳景却顧於斷溪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皴栗爛如赭霞藹草之芬從風以揚

力也佚而一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運而往矣而其所以蘊藏者無期惟是河汾之間不吾容也而寄食於海瀕歲又弗稔其何以供億今之諸侯其地相埒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之是以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於山溪之中將使斯人也耳聞而目明先生豈無

意於鹿裘帶索鼓琴而歌

列子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啟期行乎

此乎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南郭隱几  
仰天而嗒嗒焉似喪其偶頽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壹天相樂  
漢書薛宣傳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也  
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  
一為歡笑耳  
後漢書仲長統傳常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夫古笑字  
樂志  
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  
其論之日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而竹木周布塲園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

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  
 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  
 奉之躡踏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  
 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闈房思老氏之元虛呼吸精和  
 求至人之仿佛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  
 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  
 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香漢出宇宙之外  
 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其志辭曰飛鳥遺  
 迹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  
 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沈澹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  
 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大道雖  
 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  
 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見元氣為舟微風為柂見合榻促  
 容治清縱意寄愁天上埋憂地下見元氣為舟微風為柂見合榻促

席量敵選對

吳志諸葛瑾傳瑾子融每會輒歷間賓客各言其  
 能乃

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晉書嵇康傳  
 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

修養性服食之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晉書嵇康傳

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晉書嵇康  
 傳今但欲

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陳散髮巖岫晉書嵇康  
 傳採薇山

說平生志意畢矣阿人永嘯據胡牀談詠晉書庾亮傳亮在武昌諸佐吏

長吟頤神養壽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  
 當其為適

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與浩等竟坐

旁若無人宋書顏延之傳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  
 據鞍索酒顏

衣蔬食獨酌郊野閒適

卷一百二人事部



然自得宋書顏延之傳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

簿即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一得一酒

謂日善為之無令宋書周朗傳吾幸病不

後人笑汝拙也按絃拭徽警方校石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既

滿方杜長者之轍穀稼是詒自絕世家之顧塵生牀帷苔積皆

有陳書十篋席隅奧右頗得宿酒數壺一室間軒左幸

初奠爵星晚見居負南郭杖策獨遊宋書袁粲傳粲閑默寡言

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宅宇平素器物取給好飲

酒善吟諷獨酌園亭以此自適一素寡往

來門無雜客及受遺當權四方輻湊閑居高臥遊宋書宗炳傳

臥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好山水愛遠

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

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一以之

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撫琴動操衆山皆響亦自不得

日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上亦自不得

得亦不賣宋書王弘之傳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

弘之曰嘗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

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素琴無絃葛巾漉

酒宋書陶潛傳潛不解音聲而畜一張一每有酒適輒

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我醉欲眠卿可去

其酒熟取頭上一畢還復著之

開卷有得欣然忘食宋書陶潛傳少年來好書偶愛閑靜

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自謂是羲皇上人

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見垂簾

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自謂是羲皇上人

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自謂是羲皇上人

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自謂是羲皇上人

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自謂是羲皇上人

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自謂是羲皇上人

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自謂是羲皇上人

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自謂是羲皇上人

鼓琴風韻清遠

齊書柳世隆傳在朝不干世務甚獲世譽

獨浪煙霞高臥

風月

梁書張充傳若迺飛竿釣渚濯足滄洲

酒歸月下風清琴上

梁書褚翔

傳向風儀端麗眉目如點每公庭就列為衆所瞻望焉大通四年出為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卒官外兄謝舉為製墓銘其略曰弘治推華子嵩慙量

月

陳書江總傳曉修經戒夕覽

譚笑娛情琴樽閒作

陳書陸瑜傳吾監撫

之暇事隙之辰頗用

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混漾或翫新

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

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

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車騎將軍王彧孺子姑之子也嘗與孺子宴桐臺孺子吹笙或自起舞既而歎曰今日真使人飄飄

有伊洛間意

南史謝恂傳恂子

孺子少與族兄莊

南史謝恂傳恂子孺子少與族兄莊

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

南史謝恂傳不妄交接門無雜

賓有時獨醉日

坐處獨淨

南史王微傳微常在門

屋一間薄書玩古遂足

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

直是愛閒多病

南史王僧祐傳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

卿游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

直造竹所嘯詠自得

南史袁粲傳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

南史袁粲傳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

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

知是

恒居鹿牀環植竹木

南史劉訐傳陳畱阮孝緒博學隱居

不交當世

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

林嬉水晏

魏書李諧傳山隱勢於

許經一造孝緒即顧以神交

交好事之車或

於月下或於景斜

賦詩北齊書文襄帝記大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

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於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

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為賓客每必見招攜

所長以為娛適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

園傳大團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

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

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問閭者有優游之

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

術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

何其僻也豈知知足知止蕭然無累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臯築蝸舍於

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

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窻

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圃二頃以供餽粥十畝以給

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組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

生之志畜鷄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

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蹟歌纂

纂唱烏鳥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榘古今田畷相過

劇談稼穡斯亦果園在後開窻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

定矣樂不可支灌圃

灌圃見歌纂纂唱烏鳥見晨荷簞笠夕談穀稼隋書盧思道傳

黃冠之伍常願追禪理安能挹化源舊唐書杜鴻漸傳

第在長興里館宇華靡賓僚宴集鴻漸悠然賦詩曰人

外之交舊唐書李泌傳初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顧况為棲息

往來放懷事外舊唐書王龜傳性簡澹瀟灑不樂仕進少以詩

酒琴書自適不從科試京城光福里第起兄弟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 人事部 間適

同居斯為宏敞龜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于永達里園林深僻  
處創書齋吟嘯其間目為半隱亭及從父起在河中于中條山  
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游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為郎君谷  
及起保釐東周龜于龍門西谷構松齋

鎮興元又于漢陽之龍山立隱池上篇舊唐書白居易傳初居  
舍每浮舟而往其閒適如此

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馮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  
蠻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罷歸每獨酌賦詠於舟中因

為拂楊石舉陳酒援雀琴彈秋思舊唐書白居易傳先是頴  
川陳孝先與釀酒法味甚

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澹弘農楊  
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臥太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

為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  
泊吾不才身今率為池中物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

且露清鶴唳之夕頽然自適不知其他

香火社舊唐書白居易傳會昌中請罷太子

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

傳敬德晚節謝賓客不與通飭觀沼自香山居士

自奉養甚厚又餌雲母粉為方士術延年

乃舍濟源野優游窮年醉吟先生唐書白居易傳居

功名意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

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為之傳灌畦

掇薪唐書元結傳父延祖三歲而孤仁基勅其母曰此兒且祀

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七松處士

所須每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

鄭薰傳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不問賢鄙為酣

既老號所居為隱巖蒔松于庭號

飲唐書元德秀傳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筭餘一

緜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牆垣扇鑰家無僕

千史青蓮 卷一百二 人事部 閒適

七

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宋史同年會比唐九老司馬

池傳且生於丙午與文彥博程公珣席汝言為一賦詩繪像世以為盛事一按且池子一養猿鶴翫琴

書宋史石揚休傳揚休喜閒放平居一吟詠自適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一烏帽皂履綈袍

革帶宋史杜衍傳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宅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一築室東坡宋史蘇軾傳以黃州

日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一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一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見燕游十

友宋史李昭玘傳居閑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于十囊命曰一為之序以為與今之人友或趨附

而陷于禍吾寧與十一槓杞菊取溪魚宋史林大中傳大中罷歸者友久益有味也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

關其心作園龜潭之上客至一觴酒賦詩時事不以掛口觴酒賦詩時事不以掛口

見作滄浪亭宋史文苑傳蘇舜欽在蘇州買水石一焚香煮茗終日不聽客去

金史世宗諸子承功子壽傳居汴中家人口多俸入少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其食一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來

故事一樂齋不厭也一居家類寒素金史承暉傳承暉生而富貴一常置司馬光蘇軾像

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平章一師司馬友蘇公見讀書黃

政事宗顏守貞素敬之與為忘年交一華山寺金史王廷筠傳明昌元年四月召廷筠試館職中選御

乃卜居彰德買田隆慮一杜門有琴籍寄臥有蒲榻黃憲天祿

秋之期有牲醪足以供祭一日之餐有蔬食足以為嘗畫一自有

則一足以為娛夜則一足以為安一自有

濠梁間想

劉義慶世說簡文在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大便

自來

親人容身而遊滿腹而去酈道元水經注李固與弟圖書曰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為

常言

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昔嚴夫子暑月臨水以

荷為杯

趙麟因話錄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宴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不記過失善飲酒

散有人言

昨飲大歡者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則重飲燕

惡一不

得言看盤鈴傀儡韋絢劉賓客嘉話錄大司徒杜公在維揚也常召賓幕閑語我致政之後必買一小

駟八九千者

飽食訖而跨之著一足矣芳草多情賴此點綴馮贇雲

麤布襴衫入市

午橋莊小見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羣也載浮萍為鴨作裯褱

羊散于坡上曰

馮贇雲仙雜記浮光多美鴨太原少尹樊千里買百隻置後池一數車一入池使一鶴飛為驗

墨客揮犀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嘗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遊西湖寺時有客至逋所居則

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為開籠縱鶴良久江山風月主人東坡志林

逋必掉小舡而歸益常以臨臯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

不出四不赴邵伯溫聞見前錄康節先公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氣漸熱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故有

詩云時有會有一注四不出大風逍遙內階詠詩

大雨大寒大暑四不赴公會葬會生會醪會南軒葉夢得避暑錄話夕則竹簟暑風茅檐冬日葉

得避暑錄話涼之雙犢版輟掛酒車上陸游南唐書史虛白傳南游至九江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十一 壺 山童 終日醉吟溪

落星灣因家焉常乘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

上羅誘宜春傳信錄朝議大夫李觀字夢符歷官知處州不就

梅所曰香雪塢有眾花處曰補錦谷貯書史 酒肆神仙 周密齊

日交藪 於世味淡如也 林外字豈凡泉南人詞翰蕭爽詠論不羈飲酒無算在上庠服

日獨遊西湖幽寂處得小旗亭飲焉外美風姿角中羽翬飄飄

然神仙中人也豫市虎皮錢篋數枚藏腰間每出其入酒家

保傾倒使視其數酬酒直即藏去酒且盡復出一篋傾倒如初

逮暮所飲幾十餘不醉而篋中錢若循環無窮者肆人皆驚異

之將去索筆題壁間曰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吾家江

南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明 分漁樵半席 周密齊東野

日都下盛傳其家 有 至云 夢亦成趣 釋惠洪令齋夜

擔 睡仙 周密齊東野語村牧有 話余居鍾山最

睡癖夏侯隱號

久超然出水

問

子史精華卷一百一十一 人事部 閒適 主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

人事部七

遊覽

發地氣

管子君子修游

滅葭而席

晏子景公獵休坐地而食

玩無故

列子初子列子好游壺邱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

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邱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壺邱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物皆游矣物皆觀矣是我之所



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物物皆游見濠上莊子莊子與惠

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

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

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

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也

遊雕陵莊子莊周乎一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

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躩步執彈而畱之觀一蟬方得美

陰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

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

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

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逃於

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

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

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忘身見山林臯壤莊子與

與使我欣忘百憂遺朝饑抱朴子登峻則望遠以探禹

欣然而樂與史記太史公自序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闕九

穴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

鄒嶧厄因鄱薛彭尤樂杜鄆之間漢書宣帝紀數上下諸陵周

城過梁楚以歸徧三輔常困於蓮勺鹵中

子也青

卷一百三人事部

遊覽

士晉書阮籍傳籍常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

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

見登臨山水竟日忘歸晉書阮籍傳或閉戶視書累月樂其風

歸醉酩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問葛疆何如并

日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一池日夕一

高陽倒載晉書山簡傳簡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

率常在下桂每風景必造峴山晉書羊祜傳祜樂山水一

望法令清簡常自得於林阜之間晉書阮修傳性簡任不修人

旬日而還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

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

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百錢掛杖頭上見會其得意忽焉忘反

同志晉書嵇康傳康常採藥遊名山勝川靡不窮究晉書孫統傳性

山澤鄭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晉書謝

縱意游肆雖放情邱壑然蘭亭修禊晉書王羲之傳嘗與同志宴集於

以申其志日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

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二十一事也我卒當以樂死晉書王

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

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

海歎曰竹下諷嘯晉書王徽之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

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

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無車公不樂晉書車胤

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窈窕尋壑崎嶇經邱晉書

陶潛傳既以隨御者所之宋書鄭鮮之傳性好游行命

亦相賞有松石間意宋書蕭思話傳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

酒謂曰卧游宋書宗炳傳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

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人外之游宋書孔淳之傳與徵

徧觀唯當澄懷觀道以之

敬弘等共為步屣白楊郊野齊書高帝紀彙位任雖重無經世

子史書卷一百三人事部遊覽

道遇一士大夫便呼

與酣飲按粲袁粲

携手春林負杖秋澗

齊書劉善明傳少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

為青冀二州善明遺書曰昔時之游於今邈矣或

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

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

園垂見談討芝桂借訪荔蘿

齊書褚伯玉傳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民或畱慮兒女或使

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

臨滄窺烟液臨滄洲見欣玩水石

齊書明僧紹傳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

之鬱洲住奔榆山棲雲精舍

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

齊書

劉蚪傳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料答曰蚪四節卧病三時營

赭岑瞻鵲片

梁書張繼傳近鳥嶼蒼茫風雲蕭散

適性遊履

梁書蕭幾傳末年專

尚釋教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

特其所好遂為之記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岨

梁書謝幾卿傳下官自奉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

立仰尋惠渥陪奉遊宴

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元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

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為遙更

謂修夜不覺春日為遙更謂修夜為促

不簪不帶恣心所適

梁書何點傳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

泛長江而置酒

陳書孫瑒傳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

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

有濟勝之具

南史劉歊傳性重興樂尤愛山水登危履嶮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

淶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

南史循吏傳序十許年中百姓無大  
吠之驚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聲舞

節衮服華妝

無往非適

素玩麗矚

南史隱逸傳論松山桂  
渚非止

翻成無高不升無小不入

魏書任城王澄傳車駕還洛引見王  
公侍臣於清徽堂高祖曰此堂成來

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後東閣廡堂粗復始

挾彈携壺遨遊里

北齊書李元忠傳元忠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于懷唯以聲  
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亭之內羅種果藥

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  
踏青舊唐書代宗紀上元二  
年二月壬午幸昆明池

文會之盛當時莫比

舊唐書楊師道傳師道退朝後必引當  
時英俊宴集園池而

雅善篇什又工草隸酬賞之際援筆直書有  
如宿構太宗每見師道所製必吟諷嗟賞之

樂游原 唐書太  
平公主

傳始主作觀池

以為盛集既敗

乘小駟游僧寺名園

宋

賜寧申岐薛四王都人歲祓袂其地

符彥卿傳居洛陽七八年每春月

優游自適

老稚爭為挽舟

金史許  
古傳古

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間畱飲或十數日不歸及晚  
泝流而上

造仙府

金史王若虛傳金亡微服北歸鎮陽與渾源劉郁東游  
泰山至黃峴峯憩萃美亭顧謂同游曰沮沒塵土中一

生不意一年乃

誠

山水佳處鳴琴賦詩

元史阿榮傳日  
與韋布之士游

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

所至

龍山三老

元史張德輝傳與元裕李冶游  
封龍山時人號為

萬

里一息

王嘉拾遺記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劍  
旦遊洹流夕歸陰浦行

書史十人記行

王嘉拾遺記穆王巡行天下馭黃金碧玉之車傍氣乘風起朝  
陽之岳自明及晦窮寓縣之表有

副以瑤華之輪十乘隨  
王之後以載其書也  
望海云雖未觀三山  
便自使人有  
人情開條  
遠勢盡川陸  
途遊至有傷深情  
爲二城南面兩陂左右澤渚東陂世謂之晉興澤東西二十五  
里南北八里南對鹽道山其西則石壁千尋東則嵒豁萬仞方  
嶺雲迴奇峯霞舉孤標秀出單絡羣山之表翠栢蔭峯清泉灌  
頂郭景純云世所謂鴛鴦漿也發于上而潛于下矣厥頂方平有  
良藥神農本草曰地有固活女疎銅芸紫苑之族也是以緇服  
思元之士鹿裘念一之夫代往遊焉路出北嶽勢多縣絕來去

者咸水...於東則連木乃陟百梯  
方降巖側摩鎖之跡仍今存焉故亦曰百梯山也  
元水經注昔智伯之過晉以水灌晉陽其川上源後人踵其道  
跡蓄以爲沼沼西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  
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至有潘朋密友羈遊  
宦子莫不...用相娛慰於晉川之中最爲勝處  
對魚鳥極望水木明瑟  
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日...竹栢之懷與神  
心妙達  
壑二十餘丈雷朴之聲震動山谷左右壁層深獸跡不交隍中  
散水霧合視不見底南峯北嶺多結禪栖之士東巖西谷又是  
利靈之圖...仁智之性共山水効  
深更爲勝處也其水歷澗流飛清洞觀謂之清水矣  
思不周

子史精義 卷一百三十三 人事部 遊覽





其一也崧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意既至欣然始信之耳聞不如親見矣其疊嶂秀峯奇構異形固難以辭敘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瀾習瀾流連信宿不覺忘返日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

**觸岫延賞** 鄴道元水經注北則嶧山與岫

山接二山雖曰異縣而峯嶺相連其間傾澗懷烟泉谿引霧吹哇風馨 是以王元琳謂之神明境

見上 倭託者不能自絕於其側 鄴道元水經注沅水又東逕平山

**帆隨湘轉望衡九面** 鄴道元水經注衡山東南二

湘七百里中有九背故漁者歌曰 上有飛泉下注下映青林直注山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

**圖白花帶** 馬贊雲仙雜記宗測春游山谷見奇花異草則係於帶上歸而圖其形狀名

**吳越之士號為水仙** 袁郊甘澤謠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自製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興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間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請者繁方伯之為人江山之可駐

**小雷龍門賞雪** 邵伯温聞見前錄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

嵩山自穎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靄中有策馬渡伊水來者既至乃錢相遣厨傳歌妓至吏傳公言曰山行良勞當

**自序遊山錄** 邵伯温聞

見前錄司馬温公凡所經從多有詩 載酒持被囊往來嵩少間

葉夢得石林燕語几本武士元豐間換文資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率騎牛挾女奴五七輩



定所遇得意處即解囊藉地傾壺引滿旋度所聲自為辭  
使女奴共飲之醉則就枕不去雖暴露不顧也按凡劉几浣花

遨頭陸游老學菴筆記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宴於  
是而止故最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至

盛於他時張仲才文始真經昔坐釣鷗邊行歌犢

外陶宗儀輟耕錄林叻田間書載會友人遊山檄云人有殘縑

則畧不加喜母乃貴偽而賤真耶求樂之真今日正在我輩春

雪既霽春風亦和或於或於百年瞬息懽

樂幾何肴核盈盤隨意所命毋以裙幄林坤誠齋雜記長安士

藉草而坐解裙四圍遮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則

繞如奕碁謂之二氏於遊望中一舟自進一舟自退

行旅

樂與餌過客止

老子注通義曰今有鼓樂飲食

味之旨重繭子華子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

甘故也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狎至以承主君之命

聞夫豈畏糧子華子吾邱鳩恐焉轍環河許子華子曰者主君

惟亡臣而之於他國轍環河許之召也孔子

於而載書甚多墨子子墨子南游使衛關中

弗肯以濟唐子見而怪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

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

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

君上之事下無農耕嫁衛列子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

之難吾安敢廢此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

足將於注自逆旅列子楊朱過宋舍者爭席列子楊朱南

家而出謂之嫁東之於舍者爭席之沛老聃西

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

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管漱巾櫛脫履戶外膝





軍而不知遼主所向遂還柳城及婁室獲津濟道宿所至如歸

逸周書四方遊旅旁生忻九登十陟焦氏易林馬跌

舉瓦觴殮鬼草黃憲天祿閣外史今日暮重關渭水東流秦嶺蒼然烏想雲木有廬在焉請與子偕歸以薪為

聊以娛子懷也朝發白帝暮到江陵酈道元水經注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畧

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浚沂阻絕王命急宣有時

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淪潭迴清倒影絕巘多生檉栢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

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屢引凄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朝

發黃牛暮宿黃牛酈道元水經注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色如人負刀牽牛人

黑牛黃成就分明既人跡所絕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江湍紆迴雖途逕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

言水路行深開囊取縑償甕李肇國史補澠池道中有車載瓦甕塞於隘路屬天寒冰雪峻滑進

迴望如一矣退不得日向暮官私客旅羣隊鈴鐸數千羅擁在後無可奈何

有客劉頗者揚鞭而至問曰車中甕直幾錢答曰七八千頗遂開囊取縑立償之命僮僕登車斷其結絡

悉推甕於崖下須臾車輕得進羣噪而前漁釣舊想范成大吳船錄久去

江浙奔走川廣乍入舴艋蕭然有辨嚴王楙野客叢書明帝

以辨裝為一或者以為稱人當日辨嚴自稱曰辨裝不知辨嚴即辨裝也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

子史精華卷一百四

人事部八

干謁

錦衣吹笙

呂氏春秋墨子見荆王

苞苴竿牘

莊子小夫之知不離

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禽犢

荀子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

負鼎鼓刀

淮南子伊尹一而干湯呂望一而入周

早夜掃門

史記齊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

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一齊相舍人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召見拜爲內史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不', '天', '來', '誠', '也']*



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  
 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  
 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  
 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與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  
 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  
 又不加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  
 謝曰向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顧金錢  
 史記季布傳楚人曹邱 曳長裾 漢書鄒陽傳今臣盡智畢議易  
 生辯士數招權 刺字漫滅 後漢書禰衡傳禰衡字正平原  
 不可 刺字漫滅 般人也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  
 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  
 穎川適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 上統牀臥  
 又先責統食 蜀志彭美傳美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美  
 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美徑 謂統曰須客

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美坐美 自術鬻 蜀志彭

因法孝直 龐統斟酌於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

談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

相然贊遂 修刺奉瓜 吳志步騭傳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

舉事焉 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

四體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騭 暴蓋露冠

與旌求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 以獻征羌

戢屨杖策 梁書武帝紀豈直 風雨必至 負書車前狀若貨

鬻 梁書劉勰傳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

乃 其一 候約出于之於 南史茹法珍傳茹法珍會稽人

重之謂深得文 依刀救事御刀 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並為

理常陳諸几案 制局監俱見愛幸自江福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救捉

刀之徒竝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救權奪人主都下為之語曰欲

求貴職須雖復零兩自天終待雲興四嶽北齊書魏蘭

得富豪須直有才辨魏末辟開府行參軍稍遷尚書郎齊州長史天保中

聘陳使副遷青州長史固辭不就楊愔以問顯祖大怒謂愔曰

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過我自共語是時顯祖已失

德朝廷皆為之懼而愔情貌坦然顯祖切責之仍云死與長史

孰優任卿選一處愔答云能殺臣者是陛下不受長史者是愚

臣伏聽明詔顯祖謂愔云何慮無人作官職苦用此漢何為放

其還家永不收採由是積年沉廢後遇楊愔於路微自披陳楊

答曰發詔授官咸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愔應聲曰

言極為簡要更不須多語數日除霍州刺史按愔蘭根族弟善

附會北齊書源彪傳文宗以貴族子弟昇朝列才識敏瞻以小

車盈巷阜蓋填里隋書盧思道傳朝露未晞董刺促望

塵隋書盧思道傳夜客見婆娑府縣應劭風俗通杜

與王政殷殷徐幹中論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

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倦不獲已下及小司列成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

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闔寺不閉把臂振

腕扣天矢誓推托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因積於固

圍而不閑看華山王保定據言平會謁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

遑省也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畫不開詩卷却拋

書袋裏譬如望火馬日遊神吳處厚青箱雜記皇祐嘉祐中未

尤甚有一人號一人號蓋風雪一家寒范公稱過

以其日有奔趨聞風卽至未嘗暫息故也

庭錄建業進士遊上都貧不能自給以詩干韓相魏公一聯云

建業江山千里遠長安韓公憐之以百千賜焉



隨燕入長安

范公稱過庭錄石蒼舒與韓魏公有舊韓拜相石至于祿畱數月無成石作詩以別歸云逸上句簾

前二聖擁千官惟有掃門霜鬢客却社

廣為道徑

陸游老學菴筆記司

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為善官以今觀之則謂之拙官可也彼

汨喪廉恥

趙彥衛雲麓漫抄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達之主

溫卷

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十一如幽怪錄傳

奇等皆

是也

恩怨

所事之地常無怨

管子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

弱子下瓦慈母

操篋

管子生棟覆屋怨怒不

風雨無鄉

管子而怨怒不及也怨利生

孽

晏子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

養其親者身仇其難

晏子齊有北郭騷者

結采罔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親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

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

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

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

今晏子見疑

免於三怨

列子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

吾將以身死白之

對曰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

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

以是

辱我以腐鼠

列子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

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楹

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

日久矣而嘗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

而不報無以立謹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

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不折鏌干不怨飄死莊子復仇者

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雖有忮心虛船觸舟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一人在其上則呼

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

害之逆言過耳兵甲相李鵠冠子殊君異長不能相別跪乞飲

韓非子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一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歷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

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別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

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淮南子一者樹黍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

怨府國語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委土可以為師保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也

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

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讐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

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

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

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

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

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日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

怨焉見德講戰國策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五百牒削

怨焉見德講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

怨焉見德講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

怨焉見德講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

怨焉見德講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

怨焉見德講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

怨焉見德講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

怨焉見德講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

去戰國策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

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

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

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

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

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

君乃取所怨一將其頭為飲器戰國策趙襄子最怨智士

一之不敢以為言戰國策一為悅已者容一買首仇戰國策夫周君實屢

為知己者死戰國策夫賢者以一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怒於室

者色於市戰國策語曰一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杯羹壺飧戰

策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司馬子期怒

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

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常餓且死君

下壺冷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

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眾少期於當厄怨不期深淺期於傷心吾以一羊一亡國以一得士二人與不期

眾少期於當厄怨不期深淺期於傷心上坐臥仰瞻史記越世家李

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一即禍梯史記趙世家李

一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耶獨贏奉

者愛萬物而智者以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為國

子奚不稱疾毋出侍政於公子成母為怨府毋為獨贏奉

錢二史記蕭相國世家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絲咸陽

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

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徒欲與吳王接踵

而死孤檄楚史記張儀傳常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

之願也檄楚張儀掠答數百不服醉之張儀既相秦為文一告

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願得張儀史記張儀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賓客更溺史記范雎傳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且甘心於子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畱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簣置廟中飲者醉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使須

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賈須賈意哀之畱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畱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惟雎亦得謁雎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眾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

胡貉之地惟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日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向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邱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邱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日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

**必報** 史記范睢傳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阨者

**朝陵夫人上食** 史記張丞相傳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自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

**緜袍戀戀有故人之意** 見馬食上一飯必償嗟毗

勿斬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

**批根** 史記魏其武安侯傳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

**後棄** 史記李將軍傳廣家與故穎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常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

**故李將軍** 田南山中射獵常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

霸陵亭霸陵醉尉呵止廣廣騎曰

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

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剡手衝胸** 漢賈誼傳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伐主也發憤

**子孫奉嘗不如桐鄉** 快志

漢書循吏傳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

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為邑起家

**夜半客** 後漢書彭寵傳王莽為宰衡時甄豐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按邑朱邑

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甄長先升講舍後漢書朱祐傳

伯及葬篡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後車駕幸其第吾為梁使

帝因笑曰主人得無舍我講乎以有舊恩蒙數賞賚

君謀不為蘇正和後漢書蓋勳傳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

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

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

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鳶欲其驚鷲而亨之將何用哉

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

也怨之如初 吞指為誓後漢書吳祐傳安邱男子母邱長與

而亡安邱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

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

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

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

即移安邱逮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

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

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 一笥餌得都尉後漢

——屬兒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臺初光武微時常以事拘於新野

騰傳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為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

臺初光武微時常以事拘於新野騰為市吏餽餌十笥帝德之

不忘仍賜騰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 私求必白吳志呂範傳

日——何如騰頓首辭謝 主財計權時年少——從有——範——關——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

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發功曹周谷輒為傅著簿書

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 決下婢子品晉書何

爾晉書王濬傳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睿於是統兵先在巴

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爾必勉之

無愛死也鍛不輟晉書嵇康傳初康居貧常與向秀共鍛於大

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樹之下以自贍給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

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

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晉書束皙傳粲娶石鑿從女棄之鑿以為

按按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晉書潘岳傳初比為琅邪內史孫秀

哲兄為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為

人數權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岳於省內

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岳於

是自知不免按岳父割炙啗之晉書顧榮傳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

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按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

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遂救之得免取金印如斗

大繫肘晉書周顛傳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

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致醉而

出導猶在門又呼顛顛不與言願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一

銜之教既得志問導曰周顛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

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

止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顛表救已殷勤款

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留射晉書劉毅

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傳初江州

刺史庾悅隆安中為司徒長史曾至京口毅時甚屯婁先就府

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寮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殺輩

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竝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

射者皆散惟毅一如故既而悅食子鷺毅求其餘悅又不答

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餘鷺見參伍時望宋書劉穆之傳

守侍中何偃嘗案云十一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

有遂與偃絕及為吏部尚書意彌憤憤族叔秀之為丹陽尹瑀

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留安眾處朝廷不為多士

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懼躍叫呼於是

亦卒按瑀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宋書庾炳之傳於時領

軍彭城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有隙凡朝士十一千金

可失貴在人心齊書到撫劉峻虞悰胡諧之傳論送錢羸兩言

咳唾為恩眄睐成飾梁書仕昉傳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

三始梁書裴邃傳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

僧珍下縣吏何自擬貴人梁書沈瑀傳為振武將軍餘姚令瑀

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

怒曰汝等十一邪悉使著芒屨羸布侍立終日

是有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常至此齧瓦器為富人所辱故因

以報回酒炙以授陳書阮卓傳時有武威陰鏗字子堅梁左衛

焉十一之眾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

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常為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

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按事二十二載以外丈人之賜南史李

與顧榮傳同兩錄之以備考徒竟陵王子良法曹參軍與

子元履幼有操業甚閑政體為司徒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密

王融游狎及王融誅鬱林敕元履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密

令於北殺之廣之先為安人所厚甚擁護之會鬱林敗死元

履拜謝廣之曰十一父母之年自此十一也

酒殺三人南史張纘傳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

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蕃規隨從江夏遇纘出

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

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

子史青雀

卷一百四

人事部 恩怨

十一



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續勸兒憤哭兼至信次之

問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翼日又亡時人謂張續一

氏慶汝得陪見訟於地下魏書宗室壽興傳初壽興為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賤因公事壽興杖之三十及顯有寵為御史中尉奏壽興在家每有怨言謗非朝廷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

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但懼暉等威不敢申救

及行刑日顯自往看之壽與命筆自作墓誌銘云洛陽男子姓

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我棺中

可著百張紙筆兩枚吾欲一顯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

內必取顯如遂三歲犢能勝重載不魏書莫題傳初昭成末太

堅敗從慕容永東遷及永自立以窟咄為新興太守登國初劉

顯遣弟亢望等迎窟咄寇南鄙題時貳於太祖遺箭於窟咄謂

之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太祖少也太祖既銜之天

賜五年有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太祖乃使人示之箭告之

恩奉

侯釐何官侍長何職

魏書陳奇傳與河間邢祐

詔父子對泣詰夕乃刑之同召赴京時秘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書省欲授

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誥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

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

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西豈

東向望天哉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雅性護短因以

為嫌常眾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為小人奇曰公身為君子奇身

且小人耳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

部侯釐雅質奇曰也奇曰三皇不傳禮官名豈同哉

故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

變公為皇魏東宮內侍長也竟也也由是雅深憾之先是

救以奇付雅令銓補秘書雅既惡之遂不復敘用焉奇兀散數

年高允與奇讐溫古籍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窺允微

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為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

子史精華

卷一百四

人事部

恩怨

三

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諭前魏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碑史事乃郭后雅有屈焉有人為訪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為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有寬宥

**論語** 見 **內銜之而未嘗出口** 北齊書清河王岳傳初高歸彥少孤高祖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一見岳岳即歸彥為領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更倚賴之歸彥密構其短岳於城南起宅聽事後開巷歸彥奏帝曰清河造宅僭擬帝宮制為永舉之則使上天按之巷但惟無闕耳顯祖聞而惡之漸以疎岳

**當使八地** 北齊書魏收傳收性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其魏收作色

**不射南向鳥獸** 周書賀拔勝傳在江表三年梁武帝遇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志也 **反為昨暮** 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行 **兒之所屈** 隋書蘇威傳威子夔少有盛名於天下引致賓客四有所持於是夔妾俱為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妾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十 **願阿武為老鼠** 舊唐書長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 **願阿武為老鼠** 弟蕭氏傳

字史清陸 卷一百四 人事部 恩怨

良娣初因大罵曰吾作貓官爵迴授舊唐書李  
亮少有文武才幹隋末署韓國公龐玉行軍兵曹在東都與李  
密戰敗同輩百餘人皆就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  
定交於幕下義兵入關大亮自東都歸國授士門令貞觀十七  
年晉王為皇太子東宮僚屬皆盛選重臣以大亮兼領太子右  
衛率俄兼工部尚書大亮雖位望通顯而居處卑陋衣服儉嗇  
至性忠謹雖妻子不見其情密事兄嫂有同於父母每懷張弼  
之恩而久不能得弼時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常遇諸途而  
識之持弼而泣恨相得之晚多推家產以遺弼弼拒而不受大  
亮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張弼力也所有請弼請弼  
宗遂遷弼為中郎將俄代州都督時人皆賢大亮不肯恩而多  
弼不自武人性快文士難犯寇劍南李晟領神策軍戍之及旋  
師以成都官妓高氏歸延賞聞而大怒節使將吏令追還焉晟  
頗銜之形於詞色三年正月晟入朝詔晟與延賞釋憾德宗注

意於延賞將用之會浙西觀察使韓滉來朝常有德於晟因會  
燕說晟使釋憾遂同飲極歡且請晟表薦為相晟然之於是復  
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延賞當國用事晟請一子聘其女固  
情好焉延賞拒而不許晟謂人曰雖修睦於外而蓄怨於內今有如此  
之間終歡可解雖修睦於外而蓄怨於內今有如此  
不許婚豈未忘也得無懼焉無幾延賞果謀罷晟兵權有如此  
傷唐書劉仁軌傳在軌雖貴顯不自矜踞接舊故如布衣時常  
為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脅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尚  
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行人指樹懷之  
與公者後既執政薦為司元大夫行人指樹懷之  
唐書吳湊傳先是街樾稀殘有司蒔榆其空湊曰榆非入草物  
人所蔭玩悉易以槐及槐成而湊已亡入草物  
五代史唐臣傳初莊宗遣李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  
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  
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  
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為入草人乎於是決議

伐此輩清流可投濁流五代史雜傳李振常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  
賜死自馬驛振謂太祖曰常自言浮屠合尖五代史雜傳晉高祖  
為六軍副使懼禍及求出外藩是時契丹入雁門明宗選將以  
捍太原晉高祖欲之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等議將久不決明  
宗怒甚責延壽等延壽等惶恐欲以康義誠應選李崧獨曰太  
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也由是從崧議晉高祖  
深德之陰遣人謝崧曰為者必隻雞尊酒山中未之宋史  
其蓋欲使崧終始成其事也傳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  
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也紘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  
熹為偽學罪首汝愚遂謫永州熹太宗實錄成監修國史紘石烈良弼賜金帶一重緋二十端同  
修國史張景仁劉仲淵望之皆賜銀幣有差望之歎賞薄謂人

曰勤勞者不遷官無何張景仁遷翰林學  
士望之又曰止與他人便遣獨不及我哉世宗聞之出望之德  
州防金史孫鐸傳泰和三年御史中丞孫卽康刑禦使庭前老柏樹部尚書賈鉉皆除參知政事鐸再任戶部尚  
書鐸心少之對賀客誦古人詩曰惟有春風搔瓜  
來似不曾來御史大夫下劾鐸怨望降同知河南府事  
劉向新序梁大夫有宋就者常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  
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  
楚人竄而稀灌其瓜瓜惡楚合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  
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  
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  
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福之甚也若我教  
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弗令知也於是梁亭  
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  
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合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  
王楚王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微者得無有他

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與梁王梁王時稱則  
 祝梁王以為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為功因禍  
 而為福老子曰報怨以德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如**火與金**  
 謂也夫人心意不同  
 中人吳越春秋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  
 自此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  
 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而行  
 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橈而  
 歌曰一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為  
 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下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  
 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  
 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  
 乃釋鄭國  
 還軍守楚投**金水中**吳越春秋子胥等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  
 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一女子女子  
 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

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  
 洩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求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  
 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易口自毀貨手自毆**劉劭人物  
 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志且人之  
 毀已皆發怨憾而變生豐也必依託於事節成端末其餘聽者  
 雖不盡信猶半以為然也巳之校報亦又如之終其所歸亦各  
 有半信著於遠近也然則交氣疾爭者為一而**每食輒祭**  
 也也竝辭競說者為一以一為惑繆豈不甚哉  
 皇甫謐高士傳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  
 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  
 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  
 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奢者爵執珪金千鎰  
 吾尚不取何用劍為不受而別莫知其誰員至吳為相求丈人  
 不能得一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惟江上丈人  
 乎**不能不恨於破甑**劉義慶世說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  
 大司馬桓公桓公問曰卿何以更瘦鄧曰

有愧於叔達

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

劉肅大唐新詔始仁軌既官達其弟仁相在鄉

曲升沈不同遂構嫌恨與軌別籍每於縣祇奉戶課或謂之曰

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家當免差科仁相曰

兄弟以榮賤致隔者飯後鐘

王保定撫言王播少孤貧嘗

可為至戒拔仁軌劉仁軌

之播至已飯矣後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

詩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

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閣黎

每遇寒食至贊墓

拜掃桑氏子孫待如骨肉

彭乘墨客揮犀桑贊以旄節鎮邢城

十五千以文節家貧食甚衆命倍給之文節亦止取其半或不

得已過有所用即其所用之因闢於桑歸其餘於帑藏桑贊雖

武人常謂文節曰公異日必大用恨吾老不得見也祥符中文

節為京東轉運使奏稱昔在桑贊幕下知臣長厚今贊死葬洪

州子弟悉官於外臣乞一節一詔可之是歲

若見雷州寇司尸人生何處不相逢

歐陽修歸田錄寇忠愍公之貶也初以列

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

時丁晉公與馮相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

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

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

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

蒸羊逆於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爲得體

飲器贖行

沈括夢溪筆談工部胡侍郎則爲邑日丁晉公爲遊

常日所用樽罍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爲厭已遂辭去

胡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願以丁始

論設陶器之因甚愧德之後晉

公驟達極力攜挽卒至顯位

寫福建子三字

邵伯溫聞見前

錄王荆公晚年

人事部 恩怨

子史書

卷一百四

人事部 恩怨

子史書

卷一百四

人事部 恩怨

於鍾山書院多蓋悔恨於呂得為完人范公稱

惠卿者恨為惠卿所陷悔為惠卿所悞也過庭錄

先子自許展省河南及境駐馬少憩村店頃有翁從家出注視

先子問曰明公顧容上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所

居具冠帶出拜先子愕然不受翁曰某有欲言拜訖謂先子曰

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矣平生粗知守分畏法偶以意外爭

鬪事至官得杖罪丞相晚坐吏引某褰裳行刑丞相相見某容貌

循謹膚體素完命至廡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而何

為至此某以情告且致欲自新之意丞相曰爾果能自悔乎某

感泣應命即命罰放出非特某此鄉化之至今無爭

者關作桃花詩以諷王闢之灑水燕談錄然久不第落魄不護名

節屢以私手歐陽公公稍異之默怨憤

人由是薄其為鬼劈口王明清揮麈餘話元豐末章子

時錢穆父為中書舍人行告詞云鞅鞅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

臣之操子厚固怨之矣元祐間穆父在翰苑詔書中有不容羣

枉規欲動搖以指子厚尤以切齒紹聖初子厚入相例遭斥逐

穆父既出國門蔡元度餞別因誦其前聯云公知子厚不可撩

撥何故詆之如是穆父愀然曰矣元度曰後來代刺骨

言之際何故又及之穆父笑曰那鬼又來劈一劈了去

之恨豈送面可消袁聚楓窗小牘有仇生者少與富鄭公善後

仇謂背有所短也及魏公卒富公至不往吊且欲甘心於仇或

謂仇須面詣謝仇曰但富公正人韓公

子史精華

卷一百四

人事部

恩怨

七

直長直長遄卒女病雙瞽後亢官湖廣參政迎夫人母 **依樣畫**

子歸 文瑩續湘山野錄國初文章惟陶尚書穀為優以朝廷眷

**葫蘆** 待詞臣不厚乞罷禁林太祖曰此官職甚難做

且做且做不許罷復不進用穀題詩於玉堂曰官職有來須與做才能用處不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一生

幸見之愈不 **悅卒不大用**

**子史精華卷一百四**

子史精華卷一百五

樂部一

雅樂

**人與天調** 管子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

也 **大音希聲** 老子 **質而不悲** 鄧析子

也 **象周騶虞** 墨子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

王因先王之 **承雲六瑩九韶晨露** 列子奏 **張樂洞庭**

樂命曰 **承雲六瑩九韶晨露** 列子奏 **張樂洞庭**

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咸池之於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



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徒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

氏為之頌日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文武倫經見其上其卒無尾其始

無首見變化齊一不主故常見揮綽見立於四虛之道見上天樂

見有焱之頌見充滿天地苞裹六極見始於懼次之以怠卒之

於惑見上及太清下及泰寧中及萬靈見 鶡冠子氣由神生道由神成惟聖人能正其音

調其聲故其德 膏露降白丹發醴泉出朱草生眾祥具 華天上揚本出黃

鐘 鶡冠子 合歡定和 荀子為之鐘鼓管磬琴瑟

一而巳 養耳 荀子鐘鼓管磬琴瑟 先王立樂之方 荀子夫樂

不求其餘 竿笙所以也 者樂也人

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謬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也

**審一定和** 荀子故樂者一以一以者也此物之本六經者皆不錄而特錄此

**天下之大齊** 荀子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率一道足以治萬變

**中平莊肅** 荀子樂一則民和而不喜荀子且樂者先王之所由也

故樂者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

故樂者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

故樂者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

**心莊** 荀子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一之

**順氣成象** 荀子凡姦聲感人而逆氣

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

**清明象天廣大象地** 荀子君子以鐘鼓

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故其一其

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

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樂行而民嚮方** 荀子故樂者所以導樂也金石

矣

**窮本極變** 荀子一樂之情也

**和適** 呂氏春秋萬物所出造於太

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

和出於適

**伊尹作大濩** 湯即位乃命

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

**皇陶作夏籥** 呂氏春秋禹立勤勞天下

鑿龍門降通濬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

**三象** 呂氏春秋商

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

之至於江南乃為一以嘉其德無聲者正可聽淮南子朱絃

三歎可聽而不可快也故民神禽鳥之般揚子大樂無間

無間無鄭衛不能入揚子黃鐘以生之中正以

不懷也君子聽聲乎曰君子荒淫佛惟正之聽揚子

正沉而樂者君子弗聽也注佛違也九變而淳氣洽文中子

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矣裴晞曰何謂也子曰

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

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鳥鵲王化始終可見上陰陽

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為而藏乎

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國語物得其常曰樂極極

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

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平氣無滯陰亦無散陽

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中音國語夫有和平之聲則

之以中德詠之以德音不愆肆夏繁遏渠國語夫先樂金

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天子所以饗元侯也按左傳杜注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繁三

日詔夏一名遏四日納夏一名渠其說未當呂叔玉云肆夏時

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周禮鍾師杜子春引之此說為是

蓋工歌文王之三謂文王大明綿歌鹿鳴之三謂鹿鳴四杜皇

皇者華則是從肆夏數至渠為肆夏之三也安伶蕭詠歌國語

得以肆夏即為繁乎鄭君謂頌失此說不可從

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樂以開山川之風國語平

臣敢不拜按伶蕭詠歌所謂工歌也

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

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

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疏穢鎮浮國語教之樂以

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子已青

卷一百五

樂部

雅樂

飾性史記樂書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

邪穢斟酌飽滿以厥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嘽噉之聲

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况

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見動盪血脉通流精神史記

樂書贊音樂者所以一宮動脾商動肺角動肝徵動心羽

動腎史記樂書而和正仁一而和正聖一而和正義一貫珠

叩玉史記樂書索隱述贊端如樂府樂人漢書宣帝紀

就農清同洋洋盈耳咸英餘曲一使歸

業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漢書禮樂志樂以治內而為同

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

也二者竝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

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弦治內見

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一音聲足一

充目動耳感心漢書禮樂志其威儀足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

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一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

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已竦神說而承流是一海

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一聞音德和省詩

不知所一然至於萬物不天天地順而嘉應降

志正論數法立見本情性浹肌膚臧骨髓漢書禮樂志夫樂

雖經乎千載其遺一壽人漢書禮樂志周有房七始華始漢書

風餘烈尚猶不絕一肅倡和聲神來宴娛庶幾是聽注孟康曰七始天

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物英華之始也一為樂名如六英也

變民易化人著漢書董仲舒傳樂者所變民風化民俗也其

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獨行十月迎氣樂後漢書章帝紀

雖微缺而笳絃之聲未衰也冬始行月令迎

氣樂注東觀記曰馬防上言聖人作樂所呂宜氣致和順陰陽

也臣愚目為可因歲首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呂迎和氣時

目作樂器費多遂後漢書禮儀志注黃門鼓吹子所呂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

鼓我蹲踞舞我者也後漢書桓榮傳重短簫鏡歌見雅吹擊磬

其短簫鏡歌軍樂也魏志杜夔傳夔善鐘律聰明

士論難於前又詔諸生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總統研精

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鍾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

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晉書嵇康傳康將刑東

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廣陵散

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晉書嵇康傳康將刑東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一

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

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遊於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

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

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宋書樂志晉正德象容表慶

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舞歌詩皇道惟清

禮樂斯經金石在縣萬舞在庭協律被聲軼武升歌

超獲取節六英同進退讓化漸無形大和宣洽通於幽冥

翊節下管調風宋書樂志太祝裸地奏登歌樂詞精華孚鬯誠

親大哉孝德皇心履變敬明尊德感人祇化動翔泳宋書樂志夫鐘鼓既陳雅頌

至矣交神斯辨所以四縣庭響八

頃自金籥弛韻羽俗未疑正俗移風良在茲日

昔阮咸清識王度昭奇樂緒增修異世同功矣

列陞倡宋書樂志白紵篇在心曰志發言詩聲成於文被管絲

簫韶協音神鳳來拊擊和節詠在初章曲乍畢情有餘文同軌

壹道德行國靖民和禮樂成美勳英貴人

聲舞飾麗華樂容工羅裳皎日袂隨風

金翠列輝蕙扇豐淑姿委體允帝衷

樂志神宮懋鄴明寢昌 佾文靜縣 齊書樂志詠容

繞風停雲 齊書

樂志朱絃 翻籥繁會笙磬諧音 齊書樂志庭列宮縣陞羅

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 梁書蕭子雲傳敕曰 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

約所撰亦 六樂該深五聲妙遠 魏書禮志尚書李崇奏前被旨

多舛謬 石并其書表付外考試登依旨敕以去八月初詣署集議但

辨自斯以降 正聲五十曲 魏書禮志大武皇帝破平統萬得古

莫有詳之 雅樂一部 歌 工伎相傳

問有 樂情膏潤 隋書音樂志禮意 風敵勵兵 隋書音樂志漢明

施用 風猷 帝時樂有四品其

四日短簫鏡歌樂軍中之所用焉黃帝時岐伯所造以建 改七

武揚德 則周官所謂王師大捷則命凱歌者也

懸八以黃鐘為宮 隋代通儒議無定準於是上表曰殷人以上

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

故十六枚而在一簋鄭元注周禮二十八簋此則七八之義

其來遠矣然世有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懸七以林鍾

為宮夫樂者治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吳札觀而

辨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治亂所應

周武以林鍾為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黃鐘下生之

義黃鐘君也而生於臣明為皇家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

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伏惟陛下

握圖御寓道邁前王功成作樂煥乎曩策臣聞五帝不相沿樂

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上竟從之即

儀同揚慶和刪定周齊音律 一千八百聲 隋書萬寶常傳撰

樂部 雅樂 樂譜六十四卷具

子史書律 卷一百五 樂部 雅樂

七

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  
四律變化終於一十一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  
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合為  
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  
紀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  
上元二儀舊唐書高宗紀十一月丙寅上製樂章有  
三才四時五德六律七政八華夏正聲舊唐書音樂志開皇八  
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年平陳始獲江左舊工  
及四懸樂器帝令廷奏之歎曰此也非吾此舉世何  
得聞乃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調賓祭用之隋  
氏始有雅樂因置清商署見魚麗驚貫箕張翼舒舊唐書音樂  
清商署以掌之太宗制破陣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  
錯屈伸首尾迴互以象戰陣之形令呂才依圖教樂工百二十  
人被甲執戟而習之凡為三變每變為四陣有來往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數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元會第一

奏舊唐書音樂志貞觀十四年有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  
朱鴈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歌名曰讌樂奏之管絃為諸樂  
之首者是也靈夔吼鵬鶚爭石墜崖壯士怒舊唐書音樂志鼓  
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為警衛故桐鼓曲有得意則凱  
樂之歌曲也周官大司馬樂王師大獻則奏凱安樂注云獻功之  
樂也又大司馬之班師有功則凱樂獻於社注云君臣同慶唐  
兵樂曰凱司馬法曰所以示喜也書音樂志凱歌用鏡吹二部笛簫築簫簫每色二人歌工  
二十四人樂工等乘馬執樂器次第陳列如鹵簿之式鼓吹令  
承前導分行於兵馬俘馘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陣  
樂等四曲破陣樂應聖期兩曲太常舊有辭賀朝歡  
樂今撰龍池舊唐書音樂志樂明皇所作也明皇龍潛之  
補之時宅在龍慶坊宅南坊人所居變為池望氣者亦

異焉故中宗季年汎舟池中明皇正位以坊為鳳曲登歌舊唐書音

宮池水逾大彌漫數里為此樂以歌其祥也

樂志送交舞出迎武舞八樂章一四懸二舞舊唐書職官志凡

律六呂陳十一之度分十一之節以和十二和唐書禮樂志初

人倫以調節氣以享鬼神以序賓客乃曰大樂與天地同和者也製

雅樂一曰豫和二曰順和三曰永和四曰肅和五曰雍和六曰

壽和七曰太和八曰舒和九曰昭和十月休和十一曰正和十二曰承和用於郊廟朝廷以和人神

禮樂志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

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

被之管絃名曰七德舞唐書禮樂志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

者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

秦王破陣樂曲及即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

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右僕射封德彝曰

陛下以聖武戡難陳樂象德文容豈足道哉帝矍然曰朕雖以

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內謂文容不如蹈厲斯邁矣乃製舞圖

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鸞鶴命呂才以圖教

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象擊

刺往來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後令魏徵與員外散騎常侍褚

亮員外散騎常侍虞世南太子右庶子李百藥更製歌辭名曰七德舞

秦王破陣見二舞在北登

歌在上五代史崔悅傳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

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

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

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襪褶白布大口

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

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繡褶甲金飾曰練襪錦騰蛇起梁

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五 樂部 雅樂

九



二按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罍一  
歌簫笳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元同三舉登歌奏文同  
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可密劉向說苑樂  
祖大悅賜稅金帛羣臣左右觀者皆嗟歎之有異於人信乎  
最宜焉君子以其一足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  
可修德故近之也惟聖人爲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  
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  
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  
善兜禁昧離班固白虎通故南夷之樂曰一合觀之樂舞於堂四  
夷之樂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班固白虎通  
陳於右夷狄質不如中地祇升天神降王嘉拾遺記師延  
國中國文章但隨物名之耳者殷之樂人也精  
述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爲人世載遼絕在軒轅之世爲司樂  
之官及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拊一絃琴則一皆吹玉

律則十部伎唐六典凡大燕會則設十之十於庭以備華  
天竺伎五日高麗伎六日龜茲伎七日安國伎  
伎八日疎勒伎九日高昌伎十日康國伎  
音律  
有唱必和管子苟十之十有十之和風律管子君失音吹風  
動音管子十填箎之十鑿金石之十注負猪豕覺而駭管子  
徵如秋金主聲故吹風動音應兌之令凡聽宮如牛鳴鳴馬  
宛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鳴馬  
在野見牛鳴窟中見離羣羊上雉登木以鳴見宮徵還激子華  
黃黻黼文章之觀盡而五色淪臨河之操子華子曰者主君  
子史書卷一百五 樂部 音律

於河許而弗肯以濟援琴  
而寫志命之曰  
聆缶  
墨子農夫春耕夏耘秋  
四聲主  
鬼谷子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  
配能為十者其惟宮乎  
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見草

木成實溫風徐迴霜雪交下堅冰立散  
列子瓠巴鼓琴而鳥舞

從師襄游柱指鈞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  
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  
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  
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  
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  
至而叩羽弦以召黃鐘  
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鐘  
激蕤賓陽光熾烈  
雲浮甘露降澧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  
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

耳  
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湧  
見師曠清角鄒衍吹律  
上見高

山流水  
列子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  
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  
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

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  
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  
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每奏

輒窮其趣  
見人籟  
莊子女聞  
二十五弦皆動

莊子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  
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  
意達金石  
尸子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

人乎  
清商清徵清角  
韓非子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  
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

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  
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  
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  
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  
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  
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撫之未終師曠撫止之  
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  
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  
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  
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  
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一也公曰清商固最  
悲乎師曠曰不如一也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  
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  
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  
有元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宛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  
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於天平公大說坐者皆

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  
曰不如一也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  
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竝鑿蚩尤居前風伯  
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  
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  
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  
有元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  
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  
年平公之身遂瘡病田連鼓上成竅檝下韓非子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  
而不能成曲流魚出聽六馬仰秣荀子昔者瓠巴鼓瑟而大麗  
統實荀子聲樂之象鼓一鐘一磬廉制竿笙翁博婦好見  
太鉅太清太小太濁皆非適也呂氏春秋夫音亦有適太鉅則  
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弗容

子已青  
卷一百五  
樂部  
音律  
三

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大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  
不詹不詹則窳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鑒  
不鑒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  
不特不特則怒故

**正風乃行** 呂氏春秋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為帝  
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

乃令鯀先為樂倡鯀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 **以尾鼓**

**腹其音英** 見黃鐘律呂之本 呂氏春秋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

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

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次曰含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

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  
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

**鳴六雌鳴六** 見分審

呂氏春秋五音之無不應也其

**違 日至則月鍾其風** 呂氏春秋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  
生風

日短至則生黃鐘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鐘季春  
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孟秋

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 **東音南音西音北音** 呂氏  
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

春秋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賁山天大風晦育孔甲迷惑入於  
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

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  
長成人慕動折撩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

命矣夫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

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於塗山之陽  
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荷實始作為

以為周南召南周昭王親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遠  
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扞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  
公周公乃侯之於西翟實為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

實始作為一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為秦音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一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

**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  
呂氏春秋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

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親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觀臣之丹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

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

**後世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  
呂氏春秋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有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為調矣師曠曰有不調也

也臣竊為君取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為後世之知音者也

**音倍為**

**日律倍為辰**

淮南子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合氣而為音合陰而為陽合陽而為律故曰五音六律

自一而一自一而一故日十而辰十二

**律九寸因而九之**

淮南子故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

一故黃鐘之數立焉

**以五立以八生**

淮南子物以三成音三與五如八故卯生者

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風之音故音

**和繆**

淮南子姑洗生應鐘比於正音故為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

**浸濁浸清**

淮南子日冬至音比林鐘以日夏至音比黃鐘以

**三百六十音當一歲**

之日 淮南子其以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

**律歷之數天**

淮南子瞽師之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

**修營**

淮南子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也通人則不然鼓琴者期於鳴廉隅修營而不期於濫脇

號  
鐘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揚子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美哉

琴意文中子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仲尼之宅泗濱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

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

操變矣子遠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

者搖竿鼓棹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於河擊磬

襄入於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聲存而操變見汾亭操上成樂物生國語

虞幕能聽協風以者也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國語琴瑟尚宮鐘尚羽

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

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一尚角瓦絲尚宮匏一大不踰宮細不過羽見上立均出度國語王將

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一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

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

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

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

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

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

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

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

間林鍾餘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

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鍾無

罇昭其大也大鈞有罇無鍾甚大無罇鳴其細也大昭小鳴罇

之道也蘇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

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

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鼃星與日辰之位皆在

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鼃及析木者有

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

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因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鷄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餘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餘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兩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戊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簇之下宮也反及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神瞽考中聲見紀之以於百姓故謂之羸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見六間見大昭小鳴見七律七同見左

**高**戰國策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變徵**戰國策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

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隳目髮盡上指冠羽聲忼慨

**見六律為萬事根本**史記律書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下生**

**上生**史記律書生黃鐘術曰以者倍其實三其法以

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

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

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

而復始神生於無形成於**倍實三法四實三法**見置一而九三

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之始於宮窮於角**見琴音調而天下治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

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天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醜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







今慕歷陵之欽峯注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螳螂向蟬後漢書蔡邕傳初邕在陳雷也而酒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憺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一一方一鳴一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為殺桓譚繁聲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後漢書宋弘傳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宴輒命鼓琴好其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

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中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  
**漁陽參搥**後漢書禰衡傳融既愛衡之才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吏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為一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衾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搥而去顏色不作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廣陵散**魏志王衛二劉傳注嵇康孝尼嘗從吾學一託絃流聲蜀志卻正傳正釋譏文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周郎顧**吳志周瑜傳瑜少精意於音魚聽之按今淮南作瓠巴  
**樂部**音律

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 **刻玉鑄金** 晉書律歷志聖人觀四時之

人謠曰曲有誤 **銅竹律** 晉書律歷志泰始十年

聲十均其清濁所以遂入風 華出御府二十五具部大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

而宣九德和大樂而成政道 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

**古法七品** 晉書律歷志武帝泰始九年 中書監荀勗校大學八

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

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六國時魏

襄王冢得古周時王律及鐘磬與新律聲韻同於時郡國或

得漢時故鐘吹律命之皆應勗銘其尺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

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 有 姑洗玉律二

日小呂玉律三日西京銅望臬四日金錯望臬五日銅斛六日

古錢七日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與此 **得趙牛**

尺同銘八十二字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

**鐸則諧** 晉書荀勗傳既掌樂事修律呂初勗於路逢趙賈人牛

遂下郡國悉送 **三弄** 晉書桓伊傳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

牛鐸果得諧者 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

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

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

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 **三絕** 晉書袁山

胡牀為作一調一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絕** 松傳善音

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

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

歌及山松行路難繼 **振袖揚袍音節諧韻** 晉書王敦傳武帝嘗

之時人謂之 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

近哀思 宋書樂志勗作新律笛十二枚散騎常侍阮咸譏新律

聲高 不合中和勗以其異已出咸為始平相

我欲歌卿可彈

宋書范曄傳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為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偽若不曉終不肯為上彈上嘗宴飲歡適謂曄曰

不曉終不肯為上彈上嘗宴飲歡適謂曄曰

新弄長弄

宋書戴顓

傳父善琴書顓竝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顓及兄勃竝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

各造一十勃五部顓十五部顓又制一十部竝傳於世中書令王綬常攜賓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綬曰聞卿善琴試欲一

聽不答綬恨而去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顓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顓憩於此澗義季亟

從之遊顓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為義季鼓琴竝新聲變曲其三調遊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

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顓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為一調號為清曠按何嘗白鵠謂

艷歌何嘗行

遊弦止息

見

合何嘗白鵠為一調

見

金石弄

宋書宗炳

傳古有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惟炳傳焉太祖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

鐘聲嘶

齊書張瓌傳父永右

光祿大夫曉音律宋孝武問永以太極殿前永答鐘有銅滓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齊書王敬則傳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士氣偏尾琴在土衣庫上救五日一給仲雄按仲雄敬則子

陂音律乖爽

齊書劉瓛傳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

今既來南

燥濕變響

梁書任昉傳撫弦徽音未達張羅沮澤不睹鴻雁高

飛巧越嵇心妙臻羊體

梁書柳惲傳初宋世有嵇元榮羊蓋竝善彈琴云傳戴安道之法惲幼從之學

特窮其妙齊竟陵王聞而引之以為法曹行參軍雅被賞狎王嘗置酒後園有晉相謝安鳴琴在側以授惲彈為雅弄子良曰

卿良質美手信在

清調論

梁書柳惲傳惲今辰豈止當世稱奇足可追蹤古烈

聲轉棄古法乃著  
王儉傳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以無累

日  
之神合有道之器  
南史褚彥回傳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

諧暢王或謝莊竝在案坐撫節而歎曰  
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弦外之意虛響之

音  
南史范曄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

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  
擊琴  
南史柳惲傳嘗

韻乃製為雅音後傳  
自於此  
柳令流亞  
南史齊江夏王鋒傳嘗觀武帝賜以

寶裝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鏘曰  
龍吟十弄  
北齊

書鄭述祖傳述祖能鼓琴自造  
伏羲滅瑟文王足琴

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為絕妙  
仲尼  
箸扣食器諧於絲竹

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  
萬寶常傳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

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為時人所賞  
浮圖鳴鐸  
北史長孫紹遠傳初紹遠為太常廣召工人創造

浮圖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宮調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乃啟  
明帝曰魏氏來宅秦雖離祖述樂章然黃鍾為君天子之正位

往經創造歷稔無成方知水行將季木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  
自降此蓋乾坤祐助宗廟致感方當降物和精神祚隆萬世詔曰

朕以菲薄何德可以當之此蓋天  
天命有歸靈樂自降  
見天子

地祖宗之祐亦由公達鑒所致也  
端拱羣司奉職  
北史長孫紹遠傳紹遠所奏樂以八為數故梁

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為昔者大舜欲聞七始

下洎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為正調之首詔與紹遠  
 詳議正曰天子用八非無典故懸而不擊未聞厥理且黃鍾為  
 天大呂為地太簇為人今縣黃鍾而擊太簇便是虛天位而專  
 用人矣紹遠曰夫天不言四時行焉地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  
 和之氣居變通之道今縣黃鍾而擊太簇是  
 悲歡之情在於人  
 心 舊唐書音樂志太宗曰夫音聲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歡者  
 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  
 搖筆誤中琴絃 舊唐書音樂志擊琴柳暉所造暉嘗為文詠思  
 有所屬  
 以片竹約而束之使絃急而  
 聲亮舉竹擊之以為節曲  
 書祖孝孫傳孝孫得爽之法  
 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祖述洗重依  
 淮南本數用京房舊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為  
 言部以律數為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為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

一律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

分直一歲以配七音起於冬至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林鍾為  
 徵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其餘日建律  
 皆依運行每日各以本律  
 為宮旋宮之義由斯著矣  
 受詔定正聲雅樂雖討論故  
 實撰  
 其七餘有五俗號  
 調之聲  
 表裏  
 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  
 為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為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為銖兩此造律  
 之本也故為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  
 於量為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散  
 則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鐘然  
 後

正聲調 舊唐書竇璪傳璪頗曉音律

啞鍾皆響 舊唐書張文瓘傳太樂

律度量衡相用為

唐書禮樂志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  
 有微而聲不可以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多為之  
 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  
 為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為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為銖兩此造律  
 之本也故為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  
 於量為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散  
 則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鐘然  
 後

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則推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

少輕重以相參考四者既同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

均唐書禮樂志黃鐘之律管長九寸王於中宮土半之四寸五

分與清宮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變循環無間故一宮二商

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

宮其聲絲濁至清為一

彈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

宗悅甚後人習為一

識臥吹唐書讓皇帝憲子瑀傳瑀

亦知音嘗早朝過承興里

間笛音顧左右曰是太常工乎曰然他日一之曰何故一工

驚謝又聞康崑崙奏琵琶曰琵琶聲多琵琶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

絲大絃也樂家以自下逆

鼓曰琵琶自上順鼓曰琵琶

琵琶聲多琵琶聲少見金石諧婉將有大

慶唐書李嗣真傳時雍州人裴知古亦善樂律長安中為太樂

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語萬年令元行冲曰

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

振鐸得鐘唐書李嗣真傳太常缺黃

鐘鑄不能成嗣真居崇業

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

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之掘之得鐘眾樂遂和以

宮為均以土為德唐書王虔休傳常得太常樂家劉玠撰繼天

誕聖樂因帝誕日以獻其樂一示五

聲有君也一示五運在中也奏二十五疊取二十四氣

而成一歲奏十六節象元凱登庸於朝云後中和樂本於此

山羅蒿附灌木唐書楊收傳洛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

此姑洗角也既翻拭有刻在兩樂果然嘗言琴

通黃鐘姑洗無射三均側

眾樂皆為臣妾宋史樂志八音以絲

為君絲以琴為君眾

器之中琴德最優白虎通曰琴者禁止於

邪以正人心也宜一琴之

五行之符佐勝之徵

六韜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

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

成敗之機

張急調下

劉向說苑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

子曰夫琴之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書柱

說苑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

何不其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天有燥濕絃有緩急

入於南不歸於北劉向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

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

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

貓方取鼠孔叢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向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

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

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和而相飲班固白虎通音者飲也言泛箏黃憲天祿閣外史楚姬舞於前吳妹歌於

後趙女鼓瑟於左吹律致氣寒谷爲溫王充論衡燕有谷氣寒

秦娥於右單鳴寡鳥葛洪西京雜記齊人劉道強善彈琴能作

氣既寒更爲溫燕以種黍黍生豐熟到今名之曰黍谷葛洪西京雜記趙后有寶琴曰鳳凰

皆悲不能自攝歸風送遠皆以金玉隱起爲龍鳳螭鸞古賢列女之象亦善爲

心驅神遇天隨李肇國史補趙璧彈五絃人問其術答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

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也段師皮絃式酉



陽雜俎古琵琶用鴉雞股開元中一能彈有物激水如魚躍

琵琶用十十賀懷智被撥彈之不能成聲

段成式西陽雜俎蜀將軍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

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鐘而聲入蕤

賓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蕤賓也直甚惑不悅自意為不祥隔

日又奏於池上聲如故試彈於他處則黃鐘也直因調蕤賓夜

復鳴彈於池上覺近岸波動一及下絃則沒矣

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池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

響蕤賓雀啁蛇胡瓜苑段成式西陽雜俎王沂者平生不解絃

鐵也雀啁蛇胡瓜苑管忽且睡至夜乃寤索琵琶絃之成數

曲一名一一名胡王調一名一一人不識聞聽之逍遙

莫不流涕其妹請學之乃教數聲須臾總忘後不成曲

樓楣上梵字霓裳譜沈括夢溪筆談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

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白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

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八月宮聞仙

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

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用敬述所進

為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中一非或謂今

唐人橫書類一相傳是一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

燕韻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虞美人操沈括夢

道調法曲今獻仙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

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

舒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

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其聲調與虞

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

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者臻妙如此景舒進士及第終於

州縣官今虞美人操盛行於江吳不得正聲不足為器不得中

間人亦莫知其如何者為吳音

聲不得為樂沈括補筆談樂有中聲有正聲所謂中聲者聲之

高至於無窮聲之下亦無窮而各具十二律作樂

陽雜俎古琵琶用鴟雞股開元中一能彈有物激水如魚躍

琵琶用十十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

段成式酉陽雜俎蜀將軍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

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鐘而聲入蕤

賓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蕤賓也直甚惑不悅自意為不祥隔

日又奏於池上聲如故試彈於他處則黃鐘也直因調蕤賓夜

復鳴彈於池上覺近岸波動一及下絃則沒矣

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池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

響蕤賓雀啁蛇胡瓜苑段成式酉陽雜俎王沂者平生不解絃

鐵也雀啁蛇胡瓜苑管忽且睡至夜乃寤索琵琶絃之成數

曲一名一一名胡王調一名一一人不識聞聽之逍遙

莫不流涕其妹請學之乃教數聲須臾總忘後不成曲

樓楣上梵字霓裳譜沈括夢溪筆談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

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白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

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八月宮聞仙

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

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用敬述所進

為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中虞美人操

唐人橫書類一相傳是一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

燕韻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虞美人操

道調法曲今獻仙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

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

舒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

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其聲調與虞

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

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者臻妙如此景舒進士及第終於

州縣官今虞美人操盛行於江吳不得正聲不足為器不得中

間人亦莫知其如何者為吳音

聲不得為樂沈括補筆談樂有中聲有正聲所謂中聲者聲之

高至於無窮聲之下亦無窮而各具十二律作樂





